

甘宁青史略

甘肅書史略卷十二

宋高宗紹興

壬三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夏天盛十
四年西遼崇福九年

春正月興州前軍同

諸將議取河州
先破熙懷兵

平河之功士以
賞薄致怨故得
而復失

河州人民皆
勇守城扞敵
遂將共離出屯

復河州

先是四川宣撫使吳玠命逢夔取熙河遂問道出臨洮蕃兵總領

咸曰我據河州而敵兵單弱以強制弱何憂不克一將曰不可吾聞金軍

直搗河勢必以援敵將忿兵伺其不意可一戰擒也熙兵若破則河軍

兵聞家峽其日正月丙戌也而金將溫特稜者提止軍千五百從軍亦

邀南軍惠達令贏卒數十騎誘之約曰旗動乃發金兵薄贏騎旗動伏

人馬不辨李進引兵駢山上令左右下山用平射弩旁射敵金兵大

揮兵殺敵所向風靡衆從之金人遂大敗潰去追騎至托子驢有一

大呼曰會來此決死追騎乃不敢逼敵餘衆渡已乃乘馬捨去後獲

是役也俘金兵二百有五人騎二百於是遂進薄河州蕃落指揮劉全

111

南渡偏安保徽成時代 宋高宗

蘭州校華印書館出版

非置此去也汝曹一心努力守城耳即令儒林郎呂謀權州事與軍士願留者數百人因由屯會通關李進乘馬過市呼曰河州父老有識李進者乎初不挾一綫以入今不挾一錢以出即馳去軍怨惠逢實有道亡者

案河州南鄰洮岷東連蘭會積石關外與循化西甯等縣毗連為自古用兵之區漢宣帝時趙充國平湟中叛羌置金城郡領十三縣枹罕其一也枹罕廢縣在今河州西應邵曰故罕羌侯封邑後漢汝屬隴西郡晉咸康元年置河州後魏置枹罕鎮隋大業三年改為枹罕郡唐武德二年平李軌改置河州宋紹興初陷於金至三十二年始收復民國初改導河縣今又改為臨夏縣

興州前軍同統領惠彥遣兵復積石軍執同知軍宣武將軍高偉又攻來羌城

克之 時金人復取甯河寨盡屠其民寨之戍兵皆潰金合兵萬餘圍河州城中百姓計曰前日之民南歸者金盡屠戮我若效之即一甯河也豈有全理不如相與死守

猶有千一得活即籍定戶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餉部有木浮圖高數百尺因撤木為礮械金人悉力為攻木絀少還壁敵有糜潰者居三日金人退屯白塔寺

案積石軍在河州西來羌城在河州西北三十里宋崇甯三年王厚收復金積石州元廢白塔寺在河州迤北六十里舊屬蓮花城與皋蘭西鄉小川子接壤清光緒二十一年河州回叛省軍由白塔寺進勦以蓮花城為集合之地蓮花城今改永靖縣

金再取甯河快
意殺寨民歸後
者流血丹歸已
甯金再將河州
將已去河民
德甯河歸順之
禍相與死守

以興州前軍統制節制軍馬吳挺為榮州刺史右武大夫達州刺史興州前軍

統制劉海為拱衛大夫

賞秦州之捷也寺四州官撫使吳瑋在河池遣中軍統制杜實傳令向起等曰軍行並從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踐毀民

舍勿取民財逢敵欲戰必成列為陳甲軍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陳約五十步神臂弓兵起力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城即前軍俱發或敵兵直趨馬令甲軍騎手密依拒馬枕槍擡次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已敗許出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擒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他地兵為金人冒賞者亦不與

大悅

閏二月吳瑋復大散關

遣姚仲率兵復河源州及續戎軍遂復大散關

金以移刺成為臨洮尹招降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

吳瑋復德順軍及瓊州

遣姚仲取鞏惠逢取熙河無城不克瑋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德順軍與金人戰於瓦亭

大敗之擒其千戶耶律糾罕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其敗悉兵趨德順瑋自將往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瑋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進金銳卒空壁躍出突瑋軍瑋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白至暮忽傳呼某將戰不刃入益奮搏金人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金人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遂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瑋入城南不改肆父老擁

馬迎之論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時

姚仲等又復歸會熙等州及永安軍

興元都統制姚仲攻金鞏州不下退守甘谷城遂引兵圍德順軍

姚仲遣將復原州

金人以熙蘭之兵圍河州

官軍之未得河州也守將溫特稜遣金福軍馳書於陸洸德順以求投為其吏曹劉浩等十八人謀匿之不行已而浩等

悉來歸及金兵再至呼於城下曰惟以劉浩等縋城而出乃釋圍浩等射其呼者便去

會義軍運礮擊敵衆殺其部長一人敵乃小卻然亦未退癸酉金人破河州屠其城

案九華集載惠達既令兵官王姓者留河州率義士民伍乘城拒守閏二月辛未敵劫熙

蘭之兵薄城下彌望敵予兵械甚多會義軍有射中敵將曰官人者敵少却癸酉敵將小

郎君等揚聲曰河州能為南人死守甚壯今我留此萬一漢軍乘虛入熙則熙又為人有

也不如引兵歸援熙耳乃率兵徑去城上士卒伺知之交口相賀城守益怠弛甲以坐是

夜人人困臥城隙漏上敵驅鐵騎搗城斯須城壞州民尙有不知敵至者翊日驩父老嬰

孺數萬屠之遷壯者數千隸軍先是撫司命惠達李進等會蕃漢兵援河州遂以兵徒軍

寡不能支敵乞師者已再項之都統司差將領郭師偉將騎七百為途聲援師偉未至河

州再潰逢屯通會進屯臨洮逢遣人謂曰敵今再至是無河州決也吾曹罪在不測不如

拚力以往猶獲免也進曰敵兵踰前近萬人我以危兵綴之必取辱逢信之因休士卒進

即星夜趨河州後二日逢聞之掩面泣下曰李進誤我進至河州聞州亦已潰敵焚蕩餘

金人屠河州時
浩與其徒十八
人遁去十人被
殺命浩等以官
河州民伍為敵
尋殺

榮幹精先登並
諸將追敵曲折

城址
而已

又案敵自熙引軍欲援河官軍既遇於闐家峽軍校有榮幹者乘駿馬揮鐵鞭掠陣所向風靡衆隨之敵遂潰金人至今畏之相成曰無輕犯榮鐵鞭也榮等既逐敵有數十百騎遁去追騎襲至托子橋橋以截木爲之久故將敗有一敵將自殿後立橋右瞪目直視追者曰會來此決死追騎乃不敢逼敵將自護渡餘衆渡已乃乘馬徐行去後人有獲敵問曰孰爲汝將小郎君者曰鄉也身青服而馬朱甲者是也微伺之即前立橋右自殿後而護渡者也

員與宗曰河民鄉義而終不獲全諸人相忌媚之過也昔聞陸贄之論邊事曰若一旦羣帥異心則祇足生事舊寇雖平新患亦起不可不察也

姚仲攻德順軍敗金人於瓦亭砦新店

三月金人犯鎮戎軍攻原州

戊午忠義軍統制知蘭州王宏拔會州

蘭州王宏者本名家子久陷金即悒悒思歸部署徒黨密欲從順會坐事金帥鎖於地牢

凡十餘年釋之軍與宏即劫蕃族以歸上司命爲熙河路統領官擢沙之役宏奮曰吾赤手歸明驛官將領不以死報國非夫也即突出部署擊敵時飛矢如蝟宏不動敵援騎敗宏叔父某亦建炎初名將也李世輔知同州欲劫皇弟郎君南歸王亦起兵會之事覺誅死其人黑而長邊將謂之鐵幡竿西人諺曰誰爲飛虎將無若鐵幡竿爲王發也

戊申吳璘復德順軍又遣將嚴忠取環州

慕壽祺曰宋之環州在今環縣城北一里許始而夏人爭繼而金人爭誠重要哉余由靈州過環縣詢城內居民不滿三十戶何蕭條一至此乎蓋自宋迄今垂五百年屢經兵劫

百人能有
幾人存哉

四川宣撫使吳玠自德順軍復還河池

金人自摧沙引兵由開遠堡攻虜我軍環城呼譟衆矢盡發守將秦弼來援時興元都統

制姚仲已遣將官王仲等領千兵戍鎮戎至是又遣副將杜孝廉領兵五百屯推沙爲外禦

案固原州志摧沙堡在州西北唐書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合回紇吐蕃自朔方南犯河西節度使楊志烈遣監軍柏文達攻靈武以救京師文達擊摧沙堡靈武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引還朔方大懼中元載言吐蕃戍摧沙堡蕃原州要地也貞元二年李晟又遣野詩良輔自鳳翔襲破吐蕃於此

金人引兵與西蕃官杏果同圍原州

守將段義彥率忠義統領鞏銓領兵併州之官吏軍民登城以守金依城建寨晝夜攻擊原州

城雖高而忠兵皆無甲乃遣使往鎮戎軍秦弼處求援弼無兵可遣不得已分第三將趙銓及總押官苟俊所領兵之半以應之果本涇原部落子奔降於金深知利害險扼之處

金遂將之

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至西縣之東統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自利州往會之

允文之出

使也與京西制置使吳拱荆南都統制李道會於襄陽至是又與四川宣撫使吳玠會於河池前後博議經略中原之策令董庠守淮東郭振守淮西趙樽次信陽李道進新野吳拱與王彥合軍於商州吳玠姚仲以大軍出關輔因長安之糧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餉道便兩河可傳檄而定遂驛疏以聞先是之望數以軍興費廣為言朝廷令勸諭民戶獻納之望因親至梁洋諭豪民使輸財

四川宣諭使吳玠自秦州引兵至德順軍

先是興元都統制姚仲攻德順逾旬不能下乃以武當軍承宣使知夔州李師顏

代之與中軍統制吳玠皆節制軍馬會金部統制克坦喀齊張中彥自鳳翔濟師又遣其左都監自熙河以兵由張義堡駐淮沙合涇原之師來援玠與金人遇於瓦亭統制官秀州刺史吳玠閣門宣贊舍人朱勇等以所部逆戰統制官王宏謂人曰吾赤手歸朝報官將領不以死力戰非夫也即突出部其徒奮擊飛矢如猬毛宏不敵敵敗去然諸軍猶謂敵軍盛復相持不敢進玠恐士有意志遂自將以往至是抵城下

戊申四川宣撫使吳玠復德順軍

玠初至城下自將數十騎遠城守玠聞呼相公來觀玠咨嗟矢不甚發敵氣索於是玠按行諸屯預治夾

河戰地前一日當陳斬一將敵其罪以肅軍請將股慄乃先以數百騎當敵金人一鳴鼓銳士躍出突宋兵遂空壁來戰宋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苦戰久之日暮玠忽傳呼

某將戰不力其人即殊死鬪金兵大敗遂遁入壁質明再出兵金人堅壁不戰會天大風雪金人引衆夜遁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而拜幾不得行遂遣忠義統領嚴忠取環州獲其守將中憲大夫郭喬先是武功大夫閻門官贊舍人強堯與其弟武經大夫震皆陷敵及是白環州來歸嘉其忠義奏以竟知環州兼沿邊安撫使公事嚴統領忠義軍屯環州

夏四月甲戌吳璘命姚仲趣德順統制官盧仕閔姚志並聽節制相機圖復涇

渭等州

仲言所領兵少欲就興元洋州抽兵爲助從之於是仲併河池秦州兵九千詣德順餘兵留中谷搆沙鎮戎軍時原州受圍已久金兵益置大礮十四尊

更用鷓鴣車洞子擁迫城下矢石亂發軍民死傷甚衆勢將不支守將段義彥擊告於知鎮戎軍秦弼曰原州鎮戎唇齒相依原州失守鎮戎必孤弼以聞於宣撫司乃就令弼盡領四將兵應援段義彥復報敵兵增至七萬盧仕閔謂涇渭距德順鎮戎地遠而原州勢急請姚仲分援原州仲乃令右軍統制李在巖分遣治平寨屯兵五百人行援之仕閔以

原州急分遣其兵寨於東山及渭川道三岔口榆林堡密遣壯士馳報城中俾知外援以堅其守

幕壽祺曰原州被圍久矣渭在其南鎮戎軍在其西而皆不能救德順軍遠在山外就今日地形觀之毋乃道阻且長乎豈知六盤道未鑿以前隆德在今火家集通邊近今固原界其往援也救災恤鄰之義惟兵力未免單薄耳

丙申興元都統制姚仲聞原州圍急乃令都統官姚志李在量留兵屯德順盡

以精兵同所常從兵以是日發德順往援原州

契丹幹罕率衆西走金右副元帥默音追及之於霧霧河賊已

濟毀其津口赫含哩志甯軍後至不可渡乃對岸爲疑兵以萬戶瓜勒佳清臣圖克坦海羅於下流渡河值支港兩岸斗絕且濤淖命軍士東柳墮港而過追之數里得平地方食賊衆奄至志甯急整陳賊自南岡馳下衝陳者三志甯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後軍畢至左翼輕騎兵先與賊接戰據上風縱火乘煙擊金兵金步兵亦至併力合戰凡十餘合金兵苦風煙皆植立如凝會天風雨止金兵奮擊大敗之圖克坦克甯追奔十五里賊前既給澗不得亟渡多殺傷賊既渡金兵亦渡少賊賊反旆來攻克甯以大軍不繼令軍士皆下馬射賊賊引卻而南克甯亦將引而北士未及騎馬賊復來衝突金兵少卻回渡澗北金軍大隊至幹罕遂引去

五月戊戌四州宣撫使吳瑋自河池往鳳翔視師都統制姚仲遣統領官趙銓

引兵七百至開邊寨克之獲其知寨成茂

已而金人千餘自原州來求戰銓鼓衆力戰北兵敗走金二百餘騎又駐開邊

寨河灘石軍統制盧仕閔戰退之追擊至九龍泉仲領統制姚公輔同統領官趙紹趙銓領兵七百赴原州又令統制姚公與駐原州北嶺與金人合戰奪其隘口守將段發彥知大軍將至勢少壯金人是日攻城稍緩王寅仲以大軍至原州之北嶺與金人合戰南兵大敗前一日仲未至開邊寨之十里將以次日由九龍泉上北嶺令諸軍弓弩盡滿引行

前輜重隊居後平且遇敵萬餘求戰仲以盧仕閔所領馬步軍及陝西兵合為頭陳次以已所統部軍六千四百有八為四陳隨勢便利分列之又以統制官姚志所部兵為後拒列為隘曲南軍盡力蹙陳面開合數十敵兵每一衝陳率三千餘衆迭為進退輜重隊隨陳亂行不整第一第二陳力交鋒而第三第四已為金兵破拒馬而入陳心衝潰輜重中隔莫可接第五陳及仲牙兵死鬪最久自辰至未人馬死亡枕藉道路軍遂大潰志陳居第六已逾兩隘行前者還報諸陳盡為敵兵所敗志謂其徒曰前軍既敗我輩進亦死退亦死等死耳進猶可生也遂悉其軍各死戰未幾金人馬軍直前衝擊志令左軍第四正將張傳傳令槍手盡坐神臂弓先發平射弓次之起伏凡五金兵引退約二百步志遂趨陳逾七八里敵乃歸南山原當時詢求姚仲不得頃之有報仲已至開邊寨志遂令將官楊立領神臂弓甲兵各五隊據九龍泉大川路以備敵邀擊是役也武顯大夫興州前軍統制鄭師康與統領官七將官三十餘將七十有三並死於陳隊兵以下不與焉仲既至開邊寨諱言五陳之敗惟惟姚志為奇功以捷報宣撫司公輔聞仲遇敵乃引兵次原州城為策應遇金人與戰至午各退保於故壘時吳璘方遣仲書問原州敵勢且曰喀齊喀貝勒次鳳翔堅守不出勢不與處雖原州圍未解可且赴德順書未至而仲已敗

四川宣撫使吳玠遣將攻熙州是月拔之獲其都統官劉嗣

初三大將之出也興元路得秦隴環原熙

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鞬陝華州凡四郡獨渭北以重兵扼鳳翔故散關之兵未得進

姚仲遣兵救原州數敗金人

己未吳璘遣將復熙州

姚仲救原州及金人戰於九龍泉北嶺敗績

仲自德順至原州由九龍泉上北嶺與金人戰數敗之既而令諸軍持滿引行

以盧仕閔為前鋒所統軍六千為四陣仲兵為後拒與敵鏖戰開合數十回輜重隊隨陣亂行敵兵衝之軍遂大潰失將帥三十餘人乙未晦金人遂屠原州吳璘次大蟲嶺下姚

仲於於河池獄

令師顏代之

案今鎮原縣西二十里有九龍廟相傳狄人傑遣人斬蛟於此蛟凡九化為龍形其地有泉疑即宋史所記之九龍泉又甯縣東南有九龍池舊志謂唐狄人傑為甯州刺史時人

有賣與牛者議價問賣者忽失所在仁傑怪之次日有九少兒擁水泛漲將沒州仁傑使人馳牛而往斬小兒俱化龍形水遂涓州遂保全因此名池

俗傳龍子九種各有所好一曰鼉屬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跌是也二曰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叫吼金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似

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六曰蚣蝱性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定於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性好煙火故立於香爐九曰椒圖性似螺

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寐故用警巡

附錄國聞週報近載陳乙威君龍生九子談其辭曰據楊慎外集龍生九子一文載三十二期報內楊慎則據李文正疏文影響記之者也所謂影響猶印象也其不能盡確蓋可

知矣明弘治中孝宗以俗傳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不知其典實御書小帖以問內閣李文正據羅紀鑄續之言具疏以對由是李東陽懷麓堂集沈德符野獲編對龍生九子事爭相記載而以陳仁錫潛確類書所記頗為一般所引用但其事荒唐無稽所言各異然其傳說之由來則甚遠矣班固賦注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有獸曰蒲牢蒲牢素畏鯨鯨魚鳴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聞大者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為鯨魚明人所謂蒲牢好鳴形鐘紐上者即根據此說潛確類書云蒲牢好鳴形鐘紐上列於第一升庵外集謂蒲牢好吼今鐘上紐是也列於第三類書第二四牛好音形胡琴上第四嘲風好險形殿角上為外集所無外集第五之養養好飲食故立於鼎蓋第九之椒園好閉故立於門鋪為類書所無此可以相抵狴狴有威力故立於獄門外集列第四類書列第七文為狴狴好訟形獄門上陳懋仁庶物異名疏謂羈下亦作𧈧𧈧兩書均列第六外集謂𧈧𧈧好水故立於橋柱類書謂羈下好負重形碑座上音同字異而所好各別睡毗好殺外集列第七謂故立於刀環類書列第九謂形刀柄上按說均列第八外集謂好煙火故立於香鑪類書謂好座形佛座上外集第二蠅吻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類書第三蚩吻好水形橋梁上懷麓堂集亦作蚩吻但言平生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象以實物證之當以類書為是至其形於某種器物之始以漢碑論大概無羈下蟲屬外集謂蟲屬好負重今碑下跌者是也類書謂好文形碑碣上之製其他如由考古家證之亦一極有興趣之工也作

六月丙寅朔四川宣撫使吳璘次大蟲嶺

姚仲來謁璘先令夔州安撫李師顏奪其兵欲斬以徇參議官有勸止之者乃繫河

池獄旋送文州拘管統制姚公輔引兵出城北次於北原與敵兵遇戰焉金人自五月至於今增兵凡萬五千騎調丁夫五千餘衆以牛車運礮坐六十有餘所增置愁皮袋摻城車吊樓洞子十餘所自城東至於西南隅共爲六寨守將段義彥來告急一日書五至公輔告急亦繼至

乙未晦金人屠原州

秋七月戊戌興州中軍統制吳挺復鞏州

八月丙寅吳瑋與金人戰於德順軍

甲申吳璘敗金人於北山

九月金人攻德順軍東山堡中軍將李庠與戰敗死

自此以後詔棄秦隴而陝西涇原俱屬金

夏人亦入攻不克還

夏人聞金人南侵亦以騎兵二千至蔡園州及馬家嶺禿頭嶺將分道入攻官撫使吳璘命鐵戎守將秦弼來說和旋聞金兵敗乃

還

夏封制蕃字師野利仁榮爲廣惠王

後蒙古滅夏凡野利仁榮所造文字摧殘殆盡惟涼州尙存一碑

案党項居慶州者有野利剛野利景庭野利越詩等唐設慶芳池州都督府寄居慶州懷遠縣界管小州十日靜曰獯曰玉曰濮曰林曰尹曰位曰長曰寶曰甯皆黨項野利氏種

落至德後廢慶州又有懷安廢縣居近黨

項蕃落後五代時廢仁榮峒其苗裔耶

慕壽祺曰西羌著稱最早其部落亦最繁而彼族之人物與用兵之方略人間册子中渺無可稽此無他無文字故也元昊竊有一方與中國抗並古聖所制之文字而亦棄若弁

髦使野利仁榮別造一種文字流傳於地球此其精神固大過人者西夏雖滅於元而文字猶在雖謂之不亡可也與吐蕃弄贊之創造藏文八思巴之製蒙古新字鼎足而三矣

冬十月甲申金人攻德順城吳璘擊走之復遣兵追襲遂為所敗

我軍入據金原州金甯州刺史

願盡門都以兵四千攻之不克我將姚良輔以兵十萬至原州權副統完顏習尼列以千

騎援門都兵而姚良輔兵多諸將皆不敢與戰及金宗室璋至軍會平涼涇州潘原長武

等成兵合二萬人璘使押軍猛安石抹許里阿補以兵二千軍於城北習尼列以兵三千

軍於城西北十里麥子原皆據高阜為陣璋以本部兵陣於城西姚良輔出自北嶺先遣

萬人攻許里阿補自以軍九萬陣麥子原下捍以劍盾行馬外列騎士步卒居其中敢死

士鎖足行馬間持大刀為拒分為八陣而別以騎二千襲璋軍璋方出迎戰習尼列來報

曰宋之重兵皆在麥子原矣璋遺萬戶特里失烏也以押軍猛安奚慶喜照殺兵二千援

許里阿補遣撤屋出崔尹以兵二千益習尼列許里阿補與我兵接戰良輔敗之我兵在

麥子原者最堅習尼列與移刺補奧屯撤屋出崔尹僕報撤屋出以兵五千沿壕為伏餘

兵皆捨馬步戰擊其前行騎士走之於是行馬以前衝其長槍行馬以後射以勁弓良輔

兵稍挫習尼列乘勝麾兵撤其行馬破其七陣良輔復整兵出習尼列少却而璋已迫城
 下我兵與習尼列會使僕報以伏兵擊良輔習尼列亦整兵與戰奮擊之大破良輔軍斬
 首萬餘級墜壕死者不可勝數鎗足行馬者盡殲之獲甲十萬餘器仗稱是良輔亦中兩
 槍脫去遂圍原州穴其西城城圯我軍宵遯璋等入原州我戍軍在武鷄以西山之皆自
 散關遯去京兆尹烏延蒲離黑甯州刺史赤蓋胡速魯改已去德順州吳璘復據之都監
 合喜金宗室完顏璋權都統與習尼列將兵二萬救德順璋率騎兵前行與璘騎兵二萬
 戰於張義堡遂沙山下敗之追北四十餘里璘軍遇隘不得前斬首數十級璋至德順璘
 據城北險要為營璋亦策營與璘相望可三里許兩軍遇於城東凡五接戰璘兵敗走璋
 追至城下璘軍已據城北向阜與其十兵相應以弩夾射璋軍璋軍佯却城中出兵來追
 璋反施與戰大敗之合喜遣統軍都監泥河以兵七千來會與璘軍復戰敗之璘遣兵據
 東山堡欲樹柵璋與習尼列泥河議曰敵若據東山堡此城亦不可拔宜急擊之於是璋
 先據要地習尼列以兵逼東山堡璘兵恃濠相拒短兵接戰兵退走習尼列追擊之璘城
 北營兵可六千人登北岡來戰璋之漢軍少却傷者二百人遂焚璋軍攻城具璋率移
 刺補猛安兵踰北岡擊走之璘軍隔小壑射璋軍移刺補少却習尼列望見北原大發乃
 止攻東山堡與將士來赴引善射者先登率劉安漢軍三百人擊敗之璘軍皆走險璘
 以軍三萬據險作三陣皆環以劍盾行馬璋遺萬戶石抹迭勒由別路自後擊之特里失
 烏也移刺補以二千人當其前以強弓射之璘兵大敗墮溝壑者甚衆璋軍度瀾迫之斬
 數千級而還璘軍雖敗猶恃其衆都監合喜使武威軍副總管兵古查刺來問策諸將皆
 曰吳璘恃險不善野戰我退軍平涼彼必棄險就平地然後可圖也璋曰不然彼恃其衆
 非恃特險也昔人有言甯棄千軍不棄寸地故退兵不如濟師我退軍平涼彼軍深入吾

地固壘以拒我則知之何查刺還報合憲於是親率四萬人赴之吳璘詰且乘陰霧晦冥分兵四道來襲戰於城東離而復合者數四漢軍十戶李展率麾下兵先登奮擊之璘軍陣動璘乘勝踴擊璘軍復敗退至北岡璘走險璋急擊之殺掠殆盡璘分半軍守秦州合喜貯軍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至石山頭分兵守之斷其餉道璘乃引歸經略使荆舉以步騎二萬自德順西去璋以兵八千習尼列以兵五千追擊之習尼列兵乃出其前還自赤霄遇其前鋒敗之於高赤崖下復與其中軍戰自日昃至暮乃罷荆舉乘夜來襲營為退軍八十里明日習尼列退之璋兵至上八節我兵據險為陣璋捨馬步戰地險不得接相拒至曙我兵動璋乘之追至甘谷城習尼列兵亦至我兵宵逐璋遂班師習尼列追至伏羌城不及而還

十二月丙寅詔棄德順城徙兵民於秦州以裏屯住

詔吳璘班師

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己而金防禦使富察世傑率師一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棄三路遂詔璘班師璘得

詔退師還河汝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所有

金罷蘭州權場

至大定七年西夏主仁孝請復置蘭州權場金世宗以蘭州無絲枲却之今則漸有桑矣

案禹貢雍州實惟桑土慶陽府號稱古關風霞月絲桑甘肅桑疇不遜於東南調查各屬僅陪文成徽等屬稍稱桑蠶業亦不其講求土人僉謂時地不宜殊不知桑木易生

之物無論高燥卑溼之處均堪樹植宅牆內外之宜栽種又不待言甘省節氣雖與他省不同而桑芽方萌之始即宜暖生靈種之期原不必以節氣限之比年禁種粟提倡桑業種秧漸多矣桑自種植栽培三年以後即可飼蠶養蠶不過數月之功每畝桑株約可收絲九助值銀不下數十兩利之所在衆所共趨風氣一開必有成效可觀又查橡樹有二種一曰青欄一曰檨標舉蘭及階文成徽等處有此土人惟取以燒炭又柘柞等樹各屬所有居民亦不甚愛惜茲數種皆可育野蠶作繭雖不及家蠶精美而因勢利導事半功倍逐漸擴充可期發運

金人攻隴城縣官軍拒卻之

隴城縣在今秦安縣東北九十里漢置略陽郡略陽有街泉亭即馬謖敗績處

案史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靖康二年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五月孟太后乃立構爲皇帝即位南京後遷於杭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二曰建炎曰紹興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傳

位於太子是爲孝宗

孝宗

癸未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夏天盛十

春正月吳璘退師河池秦鳳熙河永興

三路新復十三州皆復爲金取

先是正月丁巳詔吳璘軍進退可從便宜璘已棄德順道爲金人所邀將士死者數萬計未幾璘率班師

詔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豈不知此故主上初政務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至是復詔璘進退可從便宜而

已棄德順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登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二州三軍皆復爲金所取

特進尙書左僕射陳康伯致西夏國主書

書曰隆興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特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信

國公陳康伯等謹致書夏國主殿下昔我祖宗與夏世修盟好豈惟當無事時共享安平之福亦惟緩急同休戚恤我患相與爲無窮之託中更變故壤地阻絕雖玉帛之聘弗克往來然朝廷未嘗忘祖宗之志也乃者皇天悔禍輿圖寔歸會今天子紹登寶位慨然西顧宜盡大臣曰夏二百年與國也豈其不念舊好而忘齊盟哉某等恭以國主英武聰哲聞於天下是敢輒布腹心於執事願留神圖之惠以報音當告於上讖所以申固款好者同心協慮義均一家永爲善鄰傳之萬世豈不美歟有少幣儀具如別幅伏惟炤察不宣
某等謹白

甲二年 金大定四年夏天盛十年 春正月夏人攻白環堡守將董炤拒退之

先是隆興元年冬金

人攻白環堡陷之旋爲邊將收復至是又來攻華炤擊退之
白環堡在秦州天水鎮西二十里其南有地綱吳璘所置

案馬景夷蜀口形勝論大散關隸梁泉縣在鳳翔府寶雞縣之南爲秦蜀往來要道兩山關控斗絕出可以攻人可以守實表裏之形勢利尙原鳳之東境抵鳳翔不百里仙人關興之東境距利州纔七驛自利抵劍閣百里而贏倘棄和尙原而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敵得利尙原或自樂洋經米倉山入巴閬或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或

直攻仙人關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破壞則在處震動矣紹興間敵攻仙人關而不能留者以糧不濟耳若使其治廢邑棄散民耕屯其間則得吾地而可守入吾境而可留矣自南北講好中分關中之界如大散仙人饒風武休皆我朝之界也而仙人關外又分左右兩道自成州經天水縣出早郊堡直抵青州昔吳大軍從此而出地勢平衍因爲壕塹引水從橫名曰地網以遏敵衝

三月夏遣武功大夫紐臥文忠宣德郎陳師古如金賀萬壽節及求免索正隆

來所擄人口 夏人已還金侵地而所掠人口財畜尚未還金邊吏屢以爲言金主下詔來索至是附狀奏告略曰衆軍波蕩之時幸而免者十無一二繼以凍餒

死亡其存幾何兼夏國與宋兵交人畜之被俘擄亦多連歲動動士卒暴露勢皆險削又率爲中國牽制使忠誠之節無由自達中外咸知願止約理索聽納臣言不勝下國之幸

金主不許

己乾道元年 金大定五年夏天盛十七年西遼崇福十二年 夏五月夏任得敬營西平府 得敬志築夏國欲以仁孝處瓜沙已

據靈夏於是役民夫十萬大築靈州城以翔慶軍監軍司所爲宮殿盛夏淨署役者糜爛怨聲四起

丙二年 金大定六年夏天盛十八年西遼崇福十二年 春三月夏破莊浪族吹折密藏二門并請於金滅

隴通龐拜二門金主不許

正德中金人以舊積石地與夏人夏人謂之祈安城有莊浪族一日吹折門二曰密藏門三曰隴通門四曰龐拜門

雖屬夏國叛服不常至是乃遣兵破滅吹折密藏二門其隴通龐拜二門與喬家族相鄰遂歸結什角結什角者西蕃董鼐曾孫世昌之子也金定改西世昌歸金既而世昌為人所殺金人執其人誅之以世昌子鐵哥為都管天盛十六年宋人破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其母走入喬家族避之喬家族首領與鄰族木波隴通龐門丙離四族立結什角為長號曰王子結什角念金人為其父報仇遂率四族附之仁孝遣使如金告莊浪族違命作亂欲與兵剪除金人不知隴通龐拜二門裔屬夏國報以將檢會其地舊所隸屬毋擅出兵

丁三年

金大定七年夏天盛十年西遼崇福十四年

三月夏遣武功大夫任得仁宣德郎李澄等如金

賀萬春節

得仁得敬族弟得敬攻破莊浪族使得仁為賀節使以觀金主喜怒

以吳璘之子挺襲職仍駐節成州保障全蜀

吳挺字仲烈璘之子以門功補中郎將至利州西路前軍同統制紹與中金人

渝盟璘以為中軍統制王師既復秦州金兵來爭挺破其治平若轉戰竟日挺令前軍統制梅彥直據敵門挺率青兗騎繞出敵後敵遂敗挺不自為功狀彥直一人頗多之拜熙河經略安撫使至是除興州利州兩路安撫仍駐節成州時水暴入城賑濟被水之人復築修長堤民賴以安修早郊堡增二堡繕戎器儲於兩庫敵終不覺

唐天寶之亂杜
工部由秦州至
同谷郡高飛龍
峽作七哀歌其
時同谷郡隸四

夏無社安富獨
志搜羅安富獨
夏無社安富獨
來之見耶

成州學宮重繪周公禮殿圖 有碑以記其事 詳見成縣志

案益州修府學記云周公禮殿圖東漢獻帝時建碑陰曰賀遂亮撰縣令顏
有意書實唐高宗永徽元年也同谷郡學仿其法而繪之同谷郡今成縣

巳五年 金大定九年夏天盛二十一年 秋九月夏遣兵圍結什角不獲擄其母歸 結什角 之母居

於莊浪族中至是結什角往省其母偵知之遂出兵圍結什角招之使降
不從率所部力戰潰圍走夏人所斷其臂虜其母歸結什角誓以創死

夏築祚安城 即積石州 金遣使按視 夏發兵四萬役夫三萬築之初結什角屢獲中國謀人 言中國欲結夏國謀犯金境金遣大理卿李昌圖左司

員外郎粘剌特刺來按其事且止毋築祚安城及處置喬家等族別立首領仁孝報云
祈安本積石舊城久廢邊臣請設戍兵鎮撫莊浪族所以備盜非有他也結什角以兵入
境以是殺之不知為喬家族首領也昌圖等按視殺結什角之地本在夏境築祈
安城已畢工皆罷歸不得宋夏交通之狀金乃於熙秦迫近宋夏衡要量添戍兵

夏任敬德遣使至四川宣撫司約發兵攻西番 明年八月 德敬伏誅

辛卯七年 金大定十一年夏乾祐二年 冬十一月夏任純忠伏誅 初隴逋四族都鈐轄趙師古 頻掠祈安城為結什角復仇

任得敬遺純忠率兵三萬鎮祈安已聞得敬死一夕亡去匿
於金之北境邏者執以送隴逋族師古得之殺以祭結什角

癸九年 金大定十三年夏乾祐
四年西遼天禧六年 夏四月詔吳挺結約夏人

乙未 淳熙二年 金大定十五年夏乾祐
六年西遼天禧八年 土番寇文州守臣庫彥威戰歿

丙申 三年 金大定十六年夏乾祐
七年西遼天禧九年 秋七月夏旱蝗大起河西諸州食稼殆盡

夏主立敕鎮夷郡水上諸神碑 喜其有勸民意也夏自元昊製蕃書立蕃學久絕華風

各立學校國中又立大學尊孔子為文宣帝以韓道仲為蕃漢教授是文字間蕃漢並用
也此碑字體遒勁當屬對志直書志直官翰林學士工書法西北有黃羊志直取其尾豪

為筆國中效之遂以為法今甘州距城十里離王廟有古碑橫二尺
縱八尺即西夏國主仁孝所立蓋野利榮所製元太祖所未摧毀者

案西夏碑文其辭曰勅鎮夷郡境內黑水河上下所有隱顯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龍
神樹神土帝諸神等咸聽朕命昔賢覺聖光普薩哀憫此河年年瀑漲漂蕩人畜故靡大

慈悲興建此橋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霑安濟之福斯誠利國便民之端
也朕昔已曾親臨此橋嘉美賢覺興造之功仍罄虔懇躬祭汝諸神等自是之後水患頻

息固知諸神冥歆朕意陰加擁祐之所至也今朕戰兢精虔幸冀汝等諸多靈神廓慈悲
之心恢濟渡之德重加神力密運威靈庶幾水患永息橋道久長令此方諸有情值蒙利

益佑我邦家則豈惟上契十方諸神之心抑亦可副朕之私願也諸神鑒之無
替朕命大夏乾祐七年歲次丙申某月日立石碑陰即其國書卻大異八分

又案顯亭林山東考古錄泰山普使寺有金大定五年隸碑長春觀有元丁亥年隸碑其式略同並有印曰禮部尙書之印即今篆文不用女真蒙古字元昊立國之初自制蕃書命野列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教國人紀事用蕃書又譯孝經爾雅四

言雜字為蕃語而其勅黑河龍玉碑不用蕃書故未為耶律楚材所扑
慕壽賦曰自古未有不以愛民為心而能享國長久者也宋初河西四郡陷於西夏喋喋羣黎命懸晷刻矣及讀甘州所堅碑恐黑河之為患致鈐首之不啻囑召風雲鞭撻神鬼可不謂之仁乎其以朔方一隅與宋相抗者二百餘年豈徒然哉

戊五年 金大定十八年夏乾而 夏閏五月丙申贈強寬強震觀察使乃於西和州 九年西遼天禧十一年

立廟賜額旌忠 以知興州吳挺言電守環州 震為軍官並死節不屈也

翼州都統吳挺請以營田招民耕種從之 挺言今階成西和鳳州並長寧縣營田以 三年計之所得纔四萬九千餘緡而所費

乃百七萬緡請以其田招民 耕佃將軍兵抽還教閱從之

秋八月丁酉詔關外西州增募民兵為勇軍

冬十一月丙子金尙書省奏崇信縣令石安節買車材於部民三日不償其值

元魏奕廉生任
涇州刺史時以
私用官炭為御
史所劾與
金主之處理崇
真信令同一認

削官

階解職

金主因言凡在官者但當取其貪污與清白之尤者數人黜陟之則人自知懲勸矣夫朝廷之政太寬則人不知懼太猛則小玷亦不免於罪

惟當用
中典耳

案崇信縣在唐時為鎮宋建隆四年升為縣隸陝西鳳翔府金元明俱隸平涼府清初因之乾隆四十二年改隸涇州直隸州其地在平涼東南涇州正西為汭水所自出非烏水發源處也崇信新志謂在漢為烏氏大誤

慕壽祺曰漁肅靈續聖門多政事材冬日春風列邦重循良選後之吏治已為敵笏矣毀譽混三代之直操履遜西知之嚴政以貽成名多巧立有敲骨吸髓以剝民者買車材三日不償價此區區者在晚近又視為極尋常之事而尚書省竟以此奏聞金國取吏之嚴可想而知已

辛丑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夏乾祐十二年西遼天禧十四年

春正月夏人請復置蘭州保安及綏德榷場金

許綏德軍建關市

初金既罷夏保安蘭州榷場金尙書復奏夏國與陝西邊民私相越境盜竊財畜姦人託名榷場貿易得以往來恐為邊患使人入

境與富商相易亦可禁止於是復罷綏德榷場止存東勝環州而已仁孝表請復置蘭州保安綏德榷場如舊并乞使人入界相易物金主詔曰保安蘭州地無絲枲惟綏德建

關市以通貨財使副往來聽留都享貿易

數年前甘肅設
花定權運局定
運至關州由公
家專賣也

案權征稅法也漢書初權酒酤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般木為權
獨取利也唐書食貨志第五琦為諸州權鹽鐵使穆宗時又置權茶使自西夏獨立花馬
池入夏版圖夏國出口貨以花馬池鹽為大宗向行銷保安蘭州等處後與金人
開費金斷絕交通鹽無銷路故遣使如金請復權場時保安蘭州均為金人轄境

癸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夏乾祐
十四年西遼天禧十六年 秋八月夏相國幹道冲卒
道冲為相十餘年家無私
畜卒之日書數牀而已仁

孝圖其像從祀學
宮俾郡縣遵行之

案道園學古錄有道冲像其曰西夏之盛禮祀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早究
典謀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願瞻學宮道像斯在國廢時遠人鮮克知
壞宮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
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九月癸未興元都統制吳挺請令沿邊州郡督捕賊
挺上言同安撫司增置賞募
人告捉盜賊解體入界見係

出戍官兵把截搜捕其不係成地請令沿邊州郡督捕盜官司
搜捕詔利州路安撫提舉各申嚴階成西和鳳州毋得透漏

甲十一年 金大定二十四年夏乾祐
十四年西遼天禧十七年 八月詔隴蜀軍仍用舊純隊
帝聞隴蜀軍陳向用
純隊近易為花裝令

利州三路都統制條具二者孰便既而興州吳挺奏行軍用師惟尚整肅其花裝隊未戰
先已錯雜興元府彭杲奏四川諸軍昨自紹興之初閉結皆為純隊以五十六人為隊止

是教習純除事藝兵刃相接取便應用金州傅鈞奏離蜀山川平陸少而險阻多兩軍相遇或我高而彼下必須純用弓弩狹隘相遇則純用干戈遇有緩急全隊呼索易於應集九月戊子詔
並依舊純隊

己十二年 金大定二十五年夏乾祐十六年西遼天禧十八年夏四月邊謀言西遼假道西夏以伐金
西遼大石死子

孫相繼西方諸部仍以大石名之是時遣使至夏假道伐金中國謀者以聞帝密詔利西都統制吳挺與制置使留正議之周必大勸帝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帝謂必大曰卿真有先見之明

冬十一月令於西和州置豐草監暨宕昌良馬監
是月甲寅茶馬司言宕昌馬場歲限所管皆是遠塞人中其間多蹄

黃怯瘦之類若行排撥必致損斃令於西和州置豐草監并宕昌良馬監務應款養

己西十六年 金大定二十九年夏乾祐二十一年西遼天禧二十一年春正月金主疾大漸不能親朝詔遣夏使

還 金主殂皇太孫嗣位是為章宗遣使來報哀

案史孝宗名慎太祖七世孫德芳後高宗立為太子在位二十七年改元三曰隆興曰乾道曰淳熙以淳熙十六年二月傳位於太子是為光宗光宗即位尊孝宗為壽皇聖帝

光宗辛亥紹熙二年金明昌二年夏乾祐二十一年西遼天禧二十四年冬十一月夏人殺金邊將阿魯帶夏人

於鎮戎之境金邏卒逐之夏人執邏卒而去阿魯帶率兵來詰夏廂官吳明契信陵都卜祥徐餘立等伏兵三千於澗中阿魯帶口中流矢死取其弓甲而還金索殺阿魯帶者仁

孝慮以徒刑金索之不已乃殺明契等以謝事乃解

癸丑四年金明昌四年夏乾祐二十一年西遼天禧二十六年春三月興州利州兩路安撫使吳玘卒於成州

葬於成州之北川賜世功保蜀忠德碑文錄於附錄

九月夏主仁孝薨子純佑立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太學於國立小學於禁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帝然權臣擅命國勢日衰自此始是月二

十日薨年七十在位五十五年改元大慶四年人慶五年天盛二十一年乾祐二十四年謚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葬壽陵

冬十二月庚寅夏國主遣使入金計告十二月甲午夏主李純佑又遣使奉故王仁孝遺表以進於金

十二月金遣國子祭酒劉璣册李純佑為夏國王是月甲辰金遣西上閣門使大營等夏國勅祭慰問使至是又

遣使册封

案史光宗名淳孝宗子清熙十四年十一月已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及即位改元一曰紹熙在位五年淳熙五年六月壽皇崩年六十八帝稱疾不出七月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光宗為太上皇是為甯宗

甯宗 丙辰慶元二年 金承安元年夏天慶二年 冬十二月夏越王仁友卒降封其子安

全為嶺東 故甘州府郡王 仁友仁孝族弟深沈有器度初封郡王任得敬擅權志危國本經殺宗親仁友深自韜晦口不言國事及仁孝謀誅得敬陰奉命誘

執任得聽任得仁等得敬勢孤乃伏誅以功封越王至是卒子安全天資暴狠心術險鸞上表誦先世功冀嗣爵純佑不許封鎮夷郡王安全由是生怨

丁巳三年 金承安二年夏天慶四年 秋八月金許夏國復蘭州權場 是年正月夏遣武節李師廣如金賀正且至是遣武節大夫囉噶守忠實德郎王彥國如金賀天壽節又遣知中興府事李德冲樞密直學士劉恩問等如金奏請復權場金主以夏使朝辭許復蘭州

保安權場冬十二月夏遣殿前大尉李嗣卿知中興府事高德舉如金謝復權場

案夏使如金向赴上京觀見金主由上京回燕山經過路程里數共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即西樓也三十里至會甯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河蘭鋪四十里至來

流河四十里至報打字輩鋪七十里至賓州渡混同江七十里至北易州五十里至濟州

東鋪二十里至濟州四十里至勝州鋪五十里至小寺鋪五十里至威州四十里至信州

西夏鐵夾軍駐今臨澤縣及高平縣西北一百二十里之鐵夾堡

鬼世安夏宗室也慶約清潔絲毫不要取利厲若塞士本使慶合蕭然備庇風雨而已

北五十里至木阿鋪五十里至沒五鋪五十里至義營四十五里至楊相店四十五里
 至夾道店五十里至安州南鋪四十里至宿州北鋪四十里至咸州南鋪四十里至銅州
 南鋪四十里至銀州南鋪五十里至興州四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瀋州六十里至廣州
 七十里至大口六十里至梁漁務三十五里至免兒窩五十里至沙河五十里至顯州五
 十里至軍官寨四十里至楊隱寨四十里至茂州四十里至新城四十里至麻吉步落四
 十里至胡家務四十里至童家莊四十里至桃花島四十里至楊家館五十里至陽州四
 十里至石家店四十里至東州四十里至南新泰四十里至千州四十里至潤州三十里
 至舊榆關三十里至新安四十里至雙望店四十里至平州四十里至赤峯口四十里至
 七箇嶺四十里至榛子店四十里至永濟務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至玉田縣四十里至
 羅山鋪三十里至薊州三十里至邦軍店三十五里至下店四十里至二河縣三十里至
 灞縣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是
 時金主在燕京夏使往來省事多矣
 又案松漢紀聞金國供應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十盞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
 使錢五百白麵二斤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斤麵醬半斤大柴三束上
 節細酒六盞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罇罐羊肉三斤
 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罇罐羊肉二斤麵一斤雜使錢一百白
 米一升半待
 夏使亦如是

辛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夏天慶八年是歲西遼亡

冬十一月金人浚濠入夏界夏人詰之不報

羣金

牧使耶律德壽叛金主遣將斬之恐其餘黨復擾集民夫浚邊界深墜
東自高麗西連夏境列屯數千里純佑怒其入界遣使詰之金人不報

丑乙開禧元年 金章宗泰和五年 西夏天慶十二年 春三月蒙古初入夏境縱兵躡瓜沙諸州 夏主純佑不救

拒再閱月蒙古主以天暑將盛引兵還縵落思城大掠人
民及其橐駝而去是年冬十一月遣兵攻蒙古不戰而還

案一統志云北胡神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蠻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
厥宋曰契丹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與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
蠕蠕獨強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唐貞觀中李靖滅其國其後鞬鞞餘種
散居陰山自號韃靼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烈
各據分地既為蒙古兼併有
之遂入中國代宋稱號曰元

金括戰馬臨洮德順秦鞏各置弓箭手 金主詔平章政事僕散揆為河南宣撫使籍
諸道兵括戰馬臨洮德順秦鞏各置弓箭手

四千人詔換遺書邊將曰奈何與兵
答曰盜賊也邊臣不謹今黜之矣

夏四月邊將入金秦川界又入鞏州定遠鎮 癸巳金主命樞密院移來
依誓約撤新兵毋縱入境

案金之鞏州即宋之安遠軍也安遠軍初名通遠軍宋神宗熙寧五年升古渭砦為通遠
軍以根本隴右六年夏五月以通遠軍隸熙河路徽宗崇寧三年秋八月疊川番落來降

升通遠軍爲鞏州以處之高宗紹興五年春二月吳玠復
秦州金撤離喝來爭楊政敗之於安遠州今鞏昌府地

六月夏更興慶府爲中興府

純佑以蒙古兵退修復被兵諸城堡大赦境內改興慶府
爲中興府閏八月又遣殿前太尉來思聰知中興府

金平章政事僕散揆奏罷臨洮德順秦鞏新置弓箭手

初金泰和元年揆爲河西
宣撫使令臨洮德順秦鞏

各置弓箭手四
千人至是罷之

丙二年 金泰和六年夏天慶十三
年蒙古主鐵木真元年

春正月庚戌西和州守將嬰殺金將趙彥雄等

七人

西和州守將約金陝西統軍判官完顏尚喇鞏州兵馬完顏齊會境上伏
兵襲之是役也殺金木波長趙彥雄等七人嗣喇馬於漳中流矢齊錦僅以身

免

案蒙古即鞏鞏備錄云鞏人在本國時金廢大定間燕京及契丹地有謠言云鞏
去趨得官家沒去處葛曾雍死轉聞之驚曰必是鞏人我獨患乃下令極於窮荒出兵
勦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勦殺謂之滅丁迄今中原人盡能言之曰二十年前山東河北
家不買鞏人爲小奴婢皆諸軍掠來者今鞏人大臣當時多有虜掠作於金國者且其
每歲朝貢則於塞外受其禮幣而遺之亦不令人境鞏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至金章宗
立明昌年間不令殺戮以是鞏人稍稍還本國添丁長有章宗又以爲患乃築新長城在

靜州之北以唐古紮人戍之後紮人投於韃人燕虜謂人曰我國如海汝國如一掬沙豈能動搖人至今老幼皆能記此語虜君臣因其陷西京始大驚恐乃竭國中精銳以忽殺虎元帥統馬步五十萬迎擊之虜大敗又再刷山東河北等處及隨駕護衛等馬三十萬令高琪為大元帥再敗是以紮人迫於燕京城下是戰也高琪命虜百年兵力銷折潰散殆盡其國遂衰蒙古太祖鐵木真乃建國於朔漠

慕壽祺曰昔司馬光言本朝有不可及者三首曰以至誠待夷狄洵國際交涉之要道哉至高宗偷息臨安秦鞏平悉在金人勢力範圍之下惟成州西和州尚為宋有強弱已不敵矣宋西和州守將與金鞏昌兵馬鈴轄完顏七斤會於境上乃學吐蕃平涼劫盟之故事是豈中國所應為乎後之謀國者尤而效焉得毋為鄰邦所輕視耶

二月以吳曦為四川宣撫副使進屯河池

帝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移

六萬屬焉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貴庭參議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捕以去松亦不悟尋詔兼陝西河東招撫使

金以完顏昱同知平涼府事

金與宋連兵陝西諸將頗相異同以完顏綱為對漢路安撫使都大提舉兵馬事與元帥府參決西事調羌兵之未

附者於是知鳳翔府事完顏昱同知平涼府事蒲察秉鉞分駐鳳翔諸通遠軍節度使承裕秦州防禦使完顏彥屯成紀界知鳳翔府事石抹仲溫駐瀋洮同知臨洮府事虎高琪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備州諸鎮乾州刺史完顏思忠扼六盤鳥古論兗州守京兆要害以鳳翔臨洮路蕃漢弓箭手及緋繡翅軍散據邊陲緋繡翅軍名也元帥右監

完顏齊錫金史作七斤

軍充右都監蒲察貞分總其事

吳曦攻金鹽州金鞏州成將擊走之

吳曦以兵六千攻金鹽州金鞏州成將擊走之斬首二

百級七月吳曦兵五萬由保谷姑蘇等路入秦州承裕瑛以騎千餘擊之曦兵大敗追奔四十里曦別兵萬人入定遠鎮尤虎高琪破之

案古鹽州城在隴西縣西即今通渭縣治九城志熙甯六年置鹽州案在通遠軍西三十里後改爲鎮元至元中置吳曦所攻之鹽州疑是鹽川之訛至古鹽州在故靈州花馬池北

夏四月金以青宜可爲靈州副都總官

青宜可者吐蕃之種也國家取河湟夏取河西四郡部落散處西鄙其魯黎族帥曰冷京

據古靈州有四十三族十四城三十餘萬戶東鄰宕昌北接臨洮積石南行十日至筭竹大山善蠻境也西行四十日至河外俗不論道里而以日計之冷京卒子耳骨延嗣國家以地遠不能制糜以官爵傳六世至青宜可尤勁勇得衆有故事金人之意時金曹佛留爲洪州刺史佛留材武有智策能結諸羌青宜可畏慕佛留以父呼之請舉國內附金主以宋有盟不許厚賜金帛以撫之明昌間羗已彪殺郡佐反是時完顏綱爲奉御奉詔與曹佛留計事因詔青宜可會兵擊破已彪曹佛留遷同知臨洮尹兼洮州刺史子賢爲洮州管內巡檢使綱以事至洮佛留每謂綱言青宜可願內屬出其至情綱奏之金主終不納及綱部署陝西金主密勅經略西事於是曹佛留已死普爲懷羌巡檢使

糾至洮馳召普賢燾同知洮州事普賢傳箭入羌中青宜大喜率諸部長籍其境土人民詣綱轄內屬綱奏其事命主以青宜可為秦州副都總管加廣威將軍詔青宜可曰卿統有部人世為雄長嚮風慕義背偽歸朝願効純誠恆輸忠力願懷嘉囑式厚褒旌覽卿進上所委偽牌朝廷之取諸蕃固無此例欲使卿有以... 部族增重觀望是以特加改命賜金牌一銀牌二到可祗承服我新恩永為蕃衛普賢真授同知洮州事綱遷拱衛直都指揮使遷三階安撫都大提舉如故以商州刺史烏古論克州領普賢押領青宜可勾當詔曰完顏繼初行時汝未知身廷有青宜可之事獨言可以招撫必獲其用既而果來效順今汝勿以青宜可兵勢重大卑屈失體亦勿以蕃部而藐視之是年九月詔安慰陝西路曰京兆鳳翔臨洮二路被宋兵逼脅青國從偽或沒落外境若能自歸者官吏依舊勾當百姓各令復業原拋地土依數給付及受宋人旗勝結構等或值驚擾因而避役逃亡未發覺者許令所在官司陳首並行釋免更不追究軍前可用之人隨官任使限外不首復罪如初

案懷羌宋城金升為縣屬積石州宋志南洮州界一百七十餘里金志西至生羌界八十里循化廳志懷羌縣故城在廳治之南南番二十一寨界內

金以通遠軍節度使胡沙知臨洮府事石抹仲溫副之 因王師攻金天小界故有是命

秋七月吳曦遣楊雄李珪入秦州金完顏承裕破斬之 金人將犯邊遣完顏承裕陝西路統軍副使俄改通

遠軍節度使陝西兵馬都統副使與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界吳曦兵五萬由保岔姑蘇等谷襲秦州承裕以騎兵千餘人擊走之追奔四十里凡六戰兵大敗斬首四

金人取和尙原
其地則陝西也
加臨洮蕃部一
旬則率入日爾
範圖內矣作者
擬題之法往往
如是

千餘級金主詔承裕曰昔乃祖乃父戮力戎旅汝年尙少善於其職故命汝與完顏濟
行出界昔汝自言得兵三萬足以辦事今以石抹仲溫朮虎高琪及青宜可與軍相合計
可六萬斯亦足以辦矣仲溫高琪兵道險阻汝道甚易也自秦州至仙人關纔四百里
耳從長計劃以副朕意詔完顏濟曰汝尙在北邊以翰覓兒解頭以過失遠間有司近知
與宋人舊戰故特赦免仍充副統如能佐承裕立功累朕於官賞復吝情聞汝臨事頗
詰若復自速罪且不赦汝矣陝西河東招撫使吳曦使其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
人入赤谷承裕及河州防
禦使蒲察秉鉉逆擊破之

八月辛巳金元帥右都監取和尙原臨洮蕃部違甯獻蜀粟戰馬以助軍

先是四川

官撫使程松遣別將曲昌世襲方山原自率兵數萬分道襲和尙原西山寨龍門等關是
日大霧四塞既又暴雨和尙原西山寨龍門關戍兵不知我師來松遂據之蒲察貞遣行
軍副統裴滿阿星同知隴州事完顏字論以兵千人伏方山原下萬戶與屯撤合門美原
縣令尤虎合舍別將壯士五百取開道潛登出我兵上自高而下我兵大駭伏兵合擊遂
破之貞乃分遣朮虎合脊部將完顏出軍奴率兵千人出黃兒谷取和尙原同知會州事
女奚列南家押軍猛安枯剌撤改率兵千人出大甯谷取西山寨貞自以兵七百由中路
取龍門等關程松已焚開道貞且修道且進兵至關松將楊廷據險注射貞不得前行
軍副統裴滿阿星爲疑兵潛遣猛安胡信率甲士五十人繞出其後反擊之師大亂遂斬
廷於陣我師走二里關又走龍門金人追擊大破之合脊乘夜潛登和尙原絕頂我師驚
以爲神皆散走破其衆二千生獲數十人南家斬木開道以登西山再與我師遇皆敗之

遂盡復故地

冬十月金完顏綱等以秦隴之兵分道南侵

綱以善漢步騎一募出臨澧蒲察貞以隴兵一募出成紀石抹仲溫以隴右

步騎五千出鞏州完顏綱以本部兵五千出遠初吳玠吳玠與中原大將兄弟父子
 相繼守西土得梁益間士眾心孫曦太尉昭武軍節度使成德潼川府夔利等州路宣
 撫副使秦和六年出兵興元有窺關隴之志誘募邊民為盜遺謀以利餌鳳翔卒濟昌結
 三虞候軍為內應昌詣府上變曦遣諸將出秦隴間與綱等諸軍相拒金主聞韓侂胄忌
 曦威名可以間誘致之梁益居宋上游可以得志於宋封曦蜀國王錫印賜詔綱略
 之其賜曦詔曰宋自信桓失守構竄江表僭稱位號偷生吳會時則乃祖武安公玠捍禦
 兩川泊武順王璘嗣有大勳固宜世胄大帥遂荒西土長為藩輔誓以河山後裔縱有樂
 驪之汰猶當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如此非止於今卿家
 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義已同路人
 譬之破桐之葉不可以復合騎虎之勢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傳險於跌聽每一思之未
 嘗不當饋歎息而卿猶偃然自安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
 北一旦見忌遂被參夷之誅可不畏哉故智者順時而勤明者因機而發與其負高世之
 勳見疑於人端憚然常懼不得保其首領曷若順時因機轉禍為福建萬世不朽之業哉
 今趙擴昏辱受制強臣比年以來頓違誓約增屯軍馬招納叛亡朕以生靈之故未欲遽
 行討伐姑遣有司移文復因來使宣諭而乃不顧道理愈肆憑陵度劉我邊陲攻剽我城
 邑是以忠臣扼腕義士痛心家與為讎人百其勇失道至此雖欲不亡得除以分命虎

臣臨江開罪長驅並驚飛渡有期此正豪傑分功之秋也卿以英偉之姿處危疑之地必能深識天命洞見事機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我師併力巢穴而無西顧之虞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皇統册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寶一鈕至可領也綱次臨江被詔進至水洛訪得曦族人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持詔開行諭曦曦得詔意動程松尚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以蔽匿其事松兵既敗曦乃遣掌管機宜文字姚圓與端奉表送款綱遣前京兆府錄事張仔會吳曦于興州之置口曦言歸心朝廷無他張仔請以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之仍獻階州朝廷以曦初附恃中國為援欲先取襄陽以為蜀漢屏蔽乃詔右副元帥匡先攻襄陽詔略曰陝西一面雖下四川吳曦之降朕所經略自大軍出境惟卿所部力戰為多方之前人無所愧謝今南伐之事責成卿等區區俘獲不足羨慕果能為國建功豈止一身榮寵後世子孫亦保富貴匡得詔乃移兵趨襄陽

案古臨涇縣地即今舊涇州秦屬臨洮晉為吐谷渾所據北周遂吐谷渾置涇州隋為臨洮唐宋為涇州明洪武初李恩齊歸附十二年西平侯沐英創建新城以其地為涇州衛東至涇州七十里南至岷州地六百里西至番界一百里北至臨洮府界二百里設操守萬曆十四年改設守備清因之

十一月丁酉金人犯舊涇州守將王喜遁去

金人破西和州

時十一月乙巳日也

金人立吳曦爲蜀王

完顏綱以金主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王曦密受之

十二月庚戌金人破成州守臣辛禔之遁去

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

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淮源至金金人許封之因命完顏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爲水洛城巡檢曦意勅送款於綱及金富察貞入西和州曦將王喜等力力戰曦忽傳命退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後顧

吳曦還興州

時金人入大散關曦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翬楊駉之抗言曰如此則

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果州團練使郭澄仙人關使任辛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

金完顏綽和攻鳳州程松自興元逃歸

綽和攻鳳州程松求援於吳曦曦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

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持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爲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乞贖禮稱曦爲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爲劍亟逃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願矣

丁卯三年 金泰和七年夏應天 春正月吳曦自稱蜀王

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即興州爲行

吳璘先人
蘇登極品
以底不類
三世為將
所忠抑自
野心影遂
野心影遂

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稱臣於金又遣郭澄遣謝愿表誓表實
全蜀歸附三表於金金親王百官稱賀金主以詔答之并賜誓詔郭澄朝辭澄曰汝主
效順以全蜀歸附朕甚嘉之然立國日淺恐宋兵侵軼人心不安凡有富行事務已委宜
撫完顏綱移文計議或有緊急即差人就去講究大定間汝主嘗以事入覲今已多歲朕
嘉汝主之義懷想不忘欲得其繪像如見其面今已遣使封册俟回日附進可以此意歸
諭汝主詔以同知臨洮府事虎高琪為封册使翰林直學士喬宇副之詔高琪曰卿以
邊面宜力加之讀書蜀人識卿威名勿以財賄
動心失大國體檢制隨去奉職勿有違枉生事
案鐵山在今徽縣南三十里西南有虞關明設巡檢司今縣西有燒道朱子羽所謂蜀
口有鐵山棧道之隘是也西七里為殺金坪再西十里為仙人關宋吳浩王玠信王璿及
大將楊政姚兪
血戰拒金人處

三月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
曦稱蜀王凡四十一日時金遣珠赫呼高琪奉册於曦
未至而曦已為安丙所誅金主聞曦死遣使責完顏綱

詔曰曦之自當進據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為曦重既不據關復散兵使安丙無所憚是宜
有今日也於是詔贈曦太師命德順州刺史完顏思忠招魂葬於水洛縣以曦族兄端之
子為曦後詔諭陝西軍士略曰汝等爰自去冬出疆用命披甲背冒涉艱險直取山外
數州比之他軍實有勳效界外屯駐日久負勞苦恩賞未行有司申奏不明以致如此朕
已令增給賞物以酬爾勞性之餘賊未殄猶須經略眷我師徒久役未解深懷憫念痛寐
弗忘汝等益思體國之忠奮敵愾之勇協心舉力建功勳高爵厚祿朕所不吝我軍復陷

金夏交兵漢人得利時代 宋南宗

蘭州中華印書館出版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隋州西和州綱至鳳翔詔撤五州之兵退保要害五州之民願徙內地者厚撫集之以近侍周直長爲四川安慰使蒲察貞撤黃牛戌安丙乘之連兵來襲遂陷散關鞏州鈐轄完顏阿失死之詔奪綱官一階降兵部侍郎權宣撫副使遣戶部侍郎尼龍古懷忠接洽綱以下將吏懷忠未至陝西綱貞遣兵潛自昆谷西山養馬澗入四面攻之復取大散關

三月壬辰興州將劉昌引兵至隋州金人退去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曠死賊破膽矣關外西和成階鳳四州爲

蜀要害宜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患丙從之遣

劉昌國取隋州金人退昌國以復隋州聞於朝

三月癸巳李好義復西和州好義進兵次於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效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

義營軍入城欲乘勢取秦隴以

牽制江淮宣撫使不許遂止

金人去成州此三月丁酉日事

夏五月辛丑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珠赫呼高琪戰敗績好義率步兵三萬攻秦州先以萬人圍阜郊堡

與金將虎威將軍珠赫呼高琪戰好義以兵車爲左

右翼琪分騎送出又遣奇兵出山後合擊我兵大奔

案李好義下邳人弱冠從軍善騎射開禧初爲興利正將數請出精兵襲金人吳曦嘗爲謀不納未幾曦獻階成和鳳四州於金好義聞變亟歸與其兄謀誅之並告李貴遂約李

此卷論乎元滅
西夏及探管而
北之史料後半
可作一部宗教
志讀怪奇奇
無所不有是切
合時事之作

彪張淵等又密結親衛軍戒言曰此事誓死救國救西蜀生靈慎毋泄約二月晦舉事饗
士麾衆受甲與其兄弟好古好仁及子姪拜決於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
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家門戶馬氏之母亦
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尙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
當如何衆皆踴躍入宮斫曦首僞宮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撫定城中市不改肆並請乘
時取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或溫之好義曰西和乃心腹之地西和下列三州可不戰而復
矣忠義響應七日至西和率衆攻城親犯矢石金西和節度使完頤欽奔遁軍民歡呼迎
拜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襲秦州大敗卒以勞績上於朝特贈檢校少保諡曰忠壯
初好義誅曦後曦大將王壽遺其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
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遁矣既城口鼻爪指皆青焉

秋七月金主詔覆西夏人口盡贖放還敢有藏匿者以違僞論

蒙古再伐西夏克幹羅孩城元史太祖本紀

戊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夏歷天三年蒙古太祖四年春二月蒙古主是爲成吉思汗伐西夏蒙古稱曰合真以糧匪引

遣先是開禧三年秋蒙古再來伐夏克幹羅孩城駐之蒙古兵四出侵掠安全集右廂諸路兵以拒蒙古主見夏國兵勢尙盛不敢驟進至是糧匪引還

案蒙古本室韋之一部初據克魯倫幹難兩河流域外蒙古車臣汗部爲遊牧種人

金夏交兵漁人得利時代 宋甯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廿四行各三三圖象十二

蒙古在唐時為
漢九至南宋時
繼起幹難真魯
倫河開成吉思
汗審其雄略以
兼晉諸部北併
欽察西抵富浪
南傳忻都皆禹
述所未及漢唐
所不征惜乎元
史疏略遺漏實
多此編搜羅蒙
古歷史其民族
若何其版圖若
何其於世界之
繁文若何一
筆之於書要時
之士或有取焉

世為遼金所羈屬及部酋合不勒出始立國號蒙古三傳至鐵木真有雄略

西破蔑里乞在色楞格河流域東滅塔塔兒在興安嶺一帶南平克烈在蔑里乞部南更西克乃蠻當

宋甯宗時鐵木真遂稱帝於斡難河諸王上尊號曰成吉思汗是為元太祖

會西夏有內亂鐵木真遣兵襲破之又併畏吾兒在新疆一帶遂南下侵金時金

王永濟在位以柔弱失將士心國勢日蹙永濟旋遇弒別立宣宗蒙古分三

道進兵破九十餘郡金人畏逼遷都汴蒙古遂南下破燕京得遼宗族耶律

楚材軍國大政多所贊畫因復遣兵南下金土日蹙秦隴燕雲皆不復為金

有自是西方諸國如花刺子模裏海以東阿母河以西一帶地如欽察高加索以北地亦皆為蒙古所

取蒙古疆域已跨歐亞兩洲旋滅夏

案元史鼠年元得天下以後仍用猴鼠記年太祖年五十歲平乃蠻虎年大會部族於斡難河

青海各大寺院
香僧紀事之書
不用千支仍以
馬年猴年標題
豈元代遺風耶
沿以至於今耶

建九脚白旗卽皇帝位羣下共上尊號曰成吉思汗從闊闢出之請也闊闢

出晃豁壇氏蒙力克額赤格之子好言休咎形如狂衆稱之曰帖卜騰格理

其人似有前知冬令極寒時裸體而行大呼於途謂聞天語將昇帖木真以

天下其稱號爲成吉思成爲堅強之義吉思爲衆數亦猶哈刺乞剌之稱古

兒汗古兒魯也古兒汗衆汗之汗也當汪罕滅後闊闢卽創此論至此年卽

位卽宋甯宗開禧二年丙寅歲也蓋以古兒汗曾爲札木哈竊號不渝時卽

敗故廢古兒汗不稱而從闊闢出之言稱成吉思汗云

是歲金於平涼增置按察判官一員時彰化軍通遠軍雄武軍定安軍興甯軍鎮洮軍並置節度使洮州置團練使秦州河州置防

禦使皇統二年臨洮慶陽並置總管府餘爲刺郡

己二年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夏應天四年蒙古太祖五年春二月蒙古入夏河西夏主安全遣其世子率師往禦敗績蒙古獲其副元帥高

是年
降蒙古
汗始征
敗其師
不海城
克兀刺
不克夏
請和府

令公令公被擒不屈死

案金之初起常假兵於蒙古國及得國不償原約由是蒙古遂有怨言當金太宗熙宗兩主天會間即宋之高宗紹興六七年也有哈不勒者嘗擾金為患金主命其戶呼沙呼將兵來擊久之呼沙呼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大敗其衆於海嶺金乃多與金約和金熙宗皇統七年宋紹興十七年也蒙古俺巴該為金人所殺族衆立忽都魯為汗讎復仇入金界敗其兵大掠而歸金烏珠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北二十七州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長為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

夏四月兀刺海城降蒙古

兵圍城豐州人謝睦勸守將出降太傅西壁氏率兵巷戰被俘兀刺海城即今隴東海原縣境

案元史太傅本紀稱西夏太傅西壁氏無其名下文有太傅訛答即此人之名西壁實鮮卑之譌西夏本鮮卑別種故其國人有鮮卑氏舊史有鮮卑仲吉傳見屠寄蒙兀兒史記注

蒙古進攻夏克夷門破之

克夷為西夏中興府外衛兩山既時中通一徑懸絕不可登元昊時嘗設右廂朝順監軍司兵七萬守之安全聞蒙古兵

深入遣嵬名令公復率兵五萬以拒蒙古兵至嵬名令公自山坂馳下擊敗之相持兩月備漸弛蒙古主設伏以待遣游兵誘之入伏獲之遂破克夷

蒙古圍夏中興府九月引河水以灌城

蒙古主引兵薄中興府安全親督將士登城守禦蒙古兵不能破會大雨河水暴漲蒙古

主遣將築防遏水灌
城居民溺死無算

冬十月夏遣使乞援於金金人不應

西夏中興府為蒙古兵所圍月餘夏主安全遣使至金乞援金羣臣皆曰西夏若亡蒙古必來

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金主曰敵人相攻吾國之福何患焉遂不出兵時冬十月

嘉壽祺曰金夏唇齒國也蒙古圍夏都城即無乞援之使金主亦宜出兵乃

竟坐視不救夏亡金豈能獨存乎豈惟金不能存宋亦與之俱亡矣

十二月河隄決蒙古遣使諭降西夏主安全納女請和

河水久灌城址將圯會外隄決水勢四潰蒙古兵不

能支遂解圍退已遣其太傅訛答入中興招諭安全登城隔水相見面約和好且請納女稱臣蒙古主許之始罷兵

案元秘史成吉思自那裏征合申種其主不兒罕降將女子名察合的獻與成吉思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曾怕有來如今俺與你做右手出氣力俺本是城郭內住的百姓若有緊急征進卒急不能到蒙恩賜時將俺地面所產駱駝毛段子鷹鷂常進貢皇帝說罷遂將本國駝隻科斂直至趕逐不動送將來了按察合那河通世川舊史后妃表大祖皇后第三轉耳朵察兒皇后察兒即察合之誤又新元史完顏皇后傳邱處機西游道出和林后與西夏公主各遣使送寒具等食即察合皇后

西夏和夏白

宋夏交兵漢人得利時代

宋高宗

福州懷寧印書館出版

庚三年春三月夏嵬名令公自蒙古回國嵬名令公為蒙古所俘囚之蒙古主數使人諭降不聽日居上國中蓬首垢面食惟粗糲

志不稍屈及安全請和聞令公未死遣使以禮請乃縱還

案元史太祖本紀及西夏書事蒙兀兒史記注遼史西夏傳曰寧後垂紅曰嵬名因為氏然則此嵬名令公實西夏之宗室也其後丙戌年汗攻靈州夏遣嵬名令公來援前後哈是一人蓋自庚午年和親以後釋還其國至丙戌年又起主兵

辛四年金大安三年夏皇建五月黑鞬阻國攻夏河西夏主安全率兵禦之敗

續鞬鞬之先與女真同類有黑白二種時黑鞬阻王白麻波弼盛兼併諸族地起兵攻夏河西州郡安全親率兵拒戰大敗失其公主遣使請以臣禮事鞬方退

秋七月夏國主安全廢八月安全薨安全年四十三在位六年改元應天四年皇建二年諡曰敬穆皇帝廟號襄宗葬慶陵

九月夏連陷金邵涇時蒙古兵圍金中都中都城嚴故夏兵乘隙得陷之也金帥韓玉舟徽州郡有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姦賂繼緣二帥貪

因威權又云種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禍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身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為事至於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

名一聽史臣只知今日目前何顏再居人世王侯將相甯有種乎富貴功名當自致耳時玉募兵萬人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獲牛羊千餘

冬十月夏以五萬衆圍金平涼復與韓玉戰於北原夏兵疑蒙古軍至夜解去

癸酉嘉定六年金衛紹王至甯元年夏光定三年蒙古太祖八年夏六月夏攻金保安軍破之殺其刺史攻金

慶陽府破之殺其同知府事

冬十一月夏遣兵數萬攻金鞏州彰德軍節度使夾谷守中義城備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吏盡降守中獨不屈夏人壯之且誘且脅守中

益堅遂戰而西

夏攻金會州爲都統徒單醜兒擊走之復與萬戶烏古論長壽戰於窄土峽不勝

金烏庫里長壽與夏人戰於東關堡以功署都統

案皋蘭志東關堡一名東崗嶺在縣東十八里宋史地理志置鞏哥關六年重修制置司言準朝旨修築恭囑關昨開復之初規劃草創其城基止是因險峻削兼土多砂壁壘不堅已差苗履別擇地形增展城守

十二月夏陷金涇原復進圍平涼夏兵既掠金鎮戎陷涇邠遂進圍平涼時平涼新被蒙古兵夏復往攻金陝西按察副使盧庸與知平涼府蒲察鄭留國土

金夏交兵漁人得利時代 宋宣宗

開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二四

兵招潰卒礮力禦守矢盡庸募人取夏兵射城上箭以濟急用出府庫賞有功者人樂為死竟不能克初夏執夾谷守中既至平涼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許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盡且遁矣慎勿降夏兵怒乃交刃殺之同時有劉德基者城破不降殺之德基大興人以進士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給夏帥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為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帥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肯從曰吾豈苟生者哉遂殺之

甲七年

金貞佑二年夏光定四年蒙古太祖九年

冬十一月金蘭州譯人程察遜

宣宗紀交聘表俱作程陳僧圖們呼圖克門傳

作奇

結夏人以州叛邊將敗之

金蘭州譯人程陳僧衆叛敗金人於龜谷遣其統制董九招西關堡都統王狗兒狗兒殺九起兵拒陳

僧來乞援漢項以兵三千應之

案元史自兵興以來亟用官爵為賞程陳僧敗官軍於龜谷為統制董九招西關堡都統王狗兒狗兒立殺之詔除董遠軍節度使加榮祿大夫賜姓完顏氏罔英言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難得為貴比來職於用賞賈駭聞聽帑藏不足惟恃爵命今又輕之何以使人伏見蘭州西關堡守將王狗兒向以激勞既蒙甄錄頃者堅守關城誘殺賊使論其忠節誠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無負矣急於勳獎遂擢節制加階二品賜一國姓若取蘭州又將何以待之陝西名將項青相家曹記僧包長專東永昌徒專醜兒郭祿

大皆其著者狗兒藐然賤卒一朝遽來人之右為統領之官恐衆望不厭難得其死
力宣宗以英奏示宰臣宰臣奏狗兒奮發如此貨以異恩殆不為過金主然其言

是歲夏攻金西甯縣陷之 主簿張汝翼跌而免

金命涇原鎮戎等路屯兵備蒙古 金宣宗命涇原鎮戎鄜坊邠甯乾耀延安環慶蘭會保安綏德平涼德順堅守要害分渭南州郡步兵助

屯以備蒙古

乙亥八年 金貞祐三年夏光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年 春正月夏攻金積石州為金都統姜伯通所敗 先是夏人

攻金武延川金主曰此不足慮恐他道人也既而聞邊吏侵夏境夏人乃出兵攻環州環
州刺史烏古論延壽及斜卯毛良虎等敗夏兵於州境金主乃治邊吏侵夏境罪是月又

攻金積石州為都統姜伯通所敗遣兵入金安
鄉關為都統曹紀僧萬戶忽二十所却不克還

案積石軍始於唐宋因之金升為州元和志以為即洮河故城非也
今土人猶呼為積石州其故城在循化廳治東積石關內河州境

三月詔議伐夏 陝西宣撫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環慶河蘭積石以兵應之悉皆遁去還巢穴著為我備也今蘭州潰兵猶未集軍實多不完沿邊地寒春草始生

未可割牧兩界無煙火者
三百餘里不宜輕舉從之

金夏交兵漁人得利時代 宋甯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夏四月金分兵屯平涼涇原諸州置元帥府於平涼

選精兵六萬分屯於平涼涇原諸州以秦州防禦使女奚

烈古里行元帥府於平涼

金河州防禦判官郝遵甫等與李友直謀為亂都統楊珪誘執之至是安撫司

聞於朝

前年京兆治中李友直私逃華州結同知防禦使馮朝河州防禦判官郝遵甫平涼府同知致仕楊庭秀水洛縣主簿宿徽等圍集州民號忠義扈駕都統府相約

為亂殺其防禦判官完顏八斤及城中女直人以書約都統楊珪為府兵所得珪諱之請自効誘友直等執之虜所招千餘人納仗阮諸城下時京師道路隔絕安撫司可以便宜族

友直至是以狀聞乃贈八斤及被害

官軍十餘人各一官賜錢三百貫

夏圍金臨洮

初金主詔河州提控曹記僧通遠軍節度使安完顏狗兒討程陳僧夏兵往援遂圍臨洮洮渭源堡內外不通金統軍司募人偵候臨洮消息都統烏古

論長壽應募賊二人擒一人問得臨洮及夏兵事勢以報城圍凡半月城中兵數千而粟且不支衆皆危之知臨洮府事陀滿胡士門日為開諭順逆禍福皆自奮因捕其黨欲為

內應者二十人斬之擲首城外夏兵四面往攻金人出兵夜襲夏壘夏兵大亂金軍乘之大敗解圍還

五月戊子金謀伐西夏遣大臣鎮撫京兆

秋八月金河州提控曹吉遜通遠軍節度使完顏果勒討程察遜夏人援之月九

遂破西關堡十一月叛賊蘭州奇徹森等誘夏人
圍臨洮凡半月圖克們襲之遂大捷夏人遁去

案皋蘭縣志縣治西南四十里有西古城張國常謂即漢之金城縣治而宋之西關堡也
歷代地理韻編稱漢金城縣在皋蘭縣西南宋志載湟州至西關堡里數共計一百五十
五里續通鑑長編稱魏川至蘭州二百餘里中除去一百五十五里餘五十里即西關堡
至蘭州里數正與彭澤西古城記五十里許之說適相符合漢金城至明越千有餘年基
址應無復存宋西關堡元時始廢至明宏治時不過百餘年基
址自應如舊但西古城之名相沿已久故載西關堡於古蹟中

冬十月夏取金臨洮 夏人入臨洮金總管陀滿胡士門不能禦陝西宣撫副使
完顏胡失來救臨洮大敗於渭源堡城破胡失來被執

十一月夏攻金熟羊砦 夏兵侵金不已金主以空名宣勅付陝西宣撫使夏人入寇有
臨陣立功者五品以下并聽遷授於是金兵皆力戰夏衆數萬

攻綏德之克戎綏平皆敗又攻熟羊砦陝西
副統軍移剌塔不也以兵萬人拒戰遂卻

案熟羊砦在今隴西縣西北四十里宋仁宗皇祐初築爲砦後陷於金金宣宗貞
祐中重修亦爲砦鞏昌府志爲首陽鎮以與首陽山不遠故名俗呼扶陽城訛

夏復遣兵八萬圍臨洮知府事陀滿胡士門破夏兵於城下

是歲夏遣兵攻定羌為金將蒲刺都逆擊潰歸

丙九年金貞祐四年夏光定六年蒙古太祖十一年夏四月夏葩俄族總管汪三郎叛降於金葩俄向屬夏國金陝

西行省都元帥僕散端遣納蘭伴僧賚諭招之汪三郎與臨洮苾黎五族都管青覺兒積石州都管章羅調蘭冬及錫精族都管阿令結等相繼叛附於金進羊干口金主命優給

之賜汪三郎姓完顏氏後力禦夏兵為金名將

秦州人唐進與其徒何進等引衆十萬來歸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拒却之

金陝西行省報秦州官軍破妖賊趙用劉高之捷此四月巳丑日事

五月金來遠鎮獲夏國謀者陳留等知夏人將圖鞏州關長安命陝西行省嚴為之備夏人修來羌

城界河橋元帥右都監完顏蘇布遣兵焚之俘誠甚多

秋閏七月金伐夏襲阿彌灣夏與金屢啓兵端而奏報尙用金年號是時移麟尾署夏國光定年號鄆延路上之金主詔封還其膝命慶陽總管

慶山奴出第三將懷安塞環州刺史完顏胡曾出環州金主曰聞夏人移軍備其主王威尙恐詐我勿隨其計中也提控完顏狗兒抵蘭州西關堡招得舊部曲九人掩擊夏兵於阿彌灣沒其將七百餘人

九月金完顏益都攻阜郊堡

冬十一月以程彥暉攻圍鞏州迫及川界命別州副都統劉昌祖移住西和州

以備之是月金元帥右都監完顏薩布奏大敗夏人於定西

十二月金議來伐夏國金主與皇太子議伐夏以右監軍陀滿胡土門延安總管古里中倫攻慶宥夏諸州慶陽總管慶山奴知平涼府移刺塔不也

攻威靈安會等州

丁丑十年金宣宗興定元年夏光定七年蒙古太祖十一年春正月夏兵三萬自甯州還金帥慶山奴以兵

邀擊敗之時他將侵金者亦屢為赤護合喜所敗

夏四月金遣完顏阿林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詔趙方李鈺董居誼俱便

宜行事以禦之

五月癸卯蘭州李平等叛金張辰誑擒之

金蘭州水軍千戶李平等提擄蒲察燕京貪暴殺之以叛遣使至夏陳可取狀進項

令兵應之已而平脅其徒張辰俱行屢以計執平等殺之夏兵乃還

秋七月夏人圍金羊狼寨帥府發諸鎮兵擊走之

八月戊申木波賊犯金洮州敗績遁去

冬十二月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奔西涼

夏與蒙古自納女請降合兵攻金遂為役屬繼征伐日多不堪奔命禮儀漸疎

蒙古主怒渡河來攻列城不能禦直抵中興府圍之遵頊命太子德任居守已出走西涼已而遣使請降蒙古兵退始遷

案錢大昕養新錄太祖紀十三年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遵頊出走西涼此金興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也陳桎通鑑續編薛應旂宋元通鑑皆在前一年今按金宣宗紀興定二

年正月陝西行省獲歸國人言大元兵圍夏王城李遵頊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涼夏與金相去遠遠而金人於是年正月已傳聞知之則必是前一年事元紀誤

金鳳翔副都統軍完顏贊破天水軍遂犯四川

戊辰迫湫池堡已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

是年成吉思汗
伐西夏國王城
王城者夏王都
城今之事夏者
也西夏主走西
涼

戊十一年金興定二年夏光定八年蒙古太祖十三年

春正月戊子金人圍阜郊堡壬辰利州將麻仲

率忠義人焚秦州永甯砦

是月乙酉金陝西行皆後歸感人言蒙古兵圍夏王城遣頃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涼詔諭諸帥府明斥堠城守備

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而去乙巳河州都統王大才馬蹶死於河池

金張行信出為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察使

時二月辛亥日也

三月丙午金人破阜郊堡

死者五萬人先是安內約夏人會師攻秦夏人不至遂有北故

案阜郊堡在秦州南三十里宋置其地有皂郊堡山明一氣皂郊堡木樵場也下視秦州赤谷川往徽成縣必由之大路循嶺家山入谷路尚平坦再五里至娘娘壩則鳥道崎嶇不易行矣

金人焚湫池堡而去

戊子利州統制王逸等率忠義人復皂郊堡金副統軍完顏價包長壽遁去河州軍郭雄追斬贊首長壽輩以身免己丑河州都統劉昌

祖至皂郊堡辛卯忠義人十萬餘出攻秦州官軍繼進至赤谷口王逸傳昌祖之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大潰癸巳包長壽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

夏四月丁巳金人入西和成階州及河池興元都統吳政敗之乃去

金人合長安鳳翔之衆復

攻身郊堡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顯以昌祖遁皆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黑谷關守者皆遁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

案黑谷關在今成縣北四十里大山喬林跨連數郡下谷為東河水所宋置黑谷關於此雞公山在隴西西和之間

金人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遁己未金人犯黃牛堡興元都統吳政拒退之癸亥政至大散關執王立斬之

五月丙戌金陝西行省言四月中鞏州行元帥承裔遣提控烏古論長壽納蘭

記僧分道侵犯長壽出鹽川鎮記僧出鐵城堡皆克捷而還乙未第鳳翔秦鞏三道南征將士功名遷其官

秋七月夏人犯金龕谷提控夾谷瑞及其副趙防擊走之

案金縣志龕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宋元豐四年置砦於上元佑七年廢紹聖三年復修路徑險仄入跡罕到又小龕峽在縣東南十五里兩山相對袤約十里形勢巖巖半山有

黃猴洞海口石壁朱書尚存

夏人復犯金龕谷夾谷瑞大破之時七月甲午日也冬十一月戊子夾谷瑞復敗夏人於質孤堡

開縣鐵錫近
著西夏紀疑
谷與實龕是
一事誤命谷
今檢中縣實
固明是兩地
也

九月辛卯夏人引兵圍金鞏州且來趣師

甲午太白晝見王士信引兵發宕昌乙未四川宣撫司命統制質俊李實引兵發下

城戊戌四川宣撫司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統程信出長道與元副都統陳立出大散關興元統制田胃為宣撫司帳前都統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統

陳昱出上津己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虜子質俊等克來遠鎮辛丑王仕信克緘川鎮王寅質俊等自來遠鎮進攻定邊城金人來救俊等擊破之乙己程信王仕信

引兵與夏人會於鞏州城下丁未攻城不克庚戌金人犯皂郊堡沔州統制董昭等與戰大敗王子程信及夏人攻鞏州不克信引兵赴秦州內畏夏人自安遠退師

冬十月丁巳朔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遂自伏羌城引軍還諸將

皆罷兵

四川宣撫司以張威不進兵罷其軍職

是歲蒙古主約唐兀族出兵征回回

以回回殺蒙古使臣故也蒙古差人去對唐兀惕不兒罕說你先說與我做右手如今回回百姓殺

了我使臣要去與他折證你可與我做右手不兒罕未及言語其臣阿沙敢不說你力氣既不能不必做皇帝不肯與軍太祖聞此語說阿沙敢不如何敢道般說將我遣軍馬逐

去征他也有何難但我初意本不征他若天佑護回回處回來時却去征他

案唐兀氏即河西賜姓廿二史考異元史鎮海傳從攻塔塔兒欽察唐兀只溫契丹女直河西諸國按唐兀即河西吳海王氏家譜序云元初得天下惟河西累年不服最後乃服

余嗣唐兀族世居威西夏亡後死
唐威西夏後死
唐威西夏後死
唐威西夏後死
唐威西夏後死
唐威西夏後死
唐威西夏後死
唐威西夏後死
唐威西夏後死
唐威西夏後死

世祖以其人剛直守義嘉之賜姓唐兀氏侍有唐兀又有河西蓋史臣不通譯語而誤重出耳

己嘉定十二年金興定三年夏光定九年蒙古太祖十四年春正月金人復侵西和成鳳州入黃牛堡

吳政拒戰死之金犯湫池堡守將石寬拒退之復攻白環堡守將董紹拒退之金人遂焚成州犯河池守將張斌遁去又攻黃牛堡吳政戰死金人入之

夏四月金以知臨洮府事特嘉喀齊喀一作石蓋合事為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於

鞏州

金選精銳六萬屯平涼此四月戊辰日之事

五月金人侵夏隆州夏兵屢犯通泰金元帥完顏台達出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自城中出步騎二千逆戰合達進兵擊之斬首數十級俘十人遂攻隆

州陷其西北四會日暮乃還

六月甲子朔金以河南統軍使實嘉紐勳舊作石蓋女善飲今改為元帥右都監行平

涼元帥府事先是陝西行省胥鼎言平涼控制西陲實為要地都監女奚烈古里間材識凡庸不閑軍務且以入粟補官遂得升用握重兵富方面豈能服衆防

是年閏三月戊午夏人破金限州之通泰將限州之王家奴戰人據泰乙酉夏

秋在邇宜選才謀有宿望善將
兵者代之故以命實嘉紐勒敵

秋八月癸未四川宣撫司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引兵赴熙州會夏人傳檄招

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戊子金人犯成州沔州都統張威自西和縣退守仙人原辛
印金人復侵西和州守將趙彥訥設伏以待之震其衆乃還

案南宋紹興間陝西盡入於金宣撫使吳玠移岷州河於白石鎮歸南山建城遂僑治於
此十二年金人請和以岷犯金太祖諱名改爲西和州以淮西有和州故加西字明洪武

初始移
今治

冬十二月金致答書於夏國王 初夏有書抵金告和至是答書曰以生民爲心不以細
故而忽生民之命以天下爲度不以私忿而傷天下之

功惟我國家奄宅中外威制萬里恩結三方高麗叛歸卻而不受孽宋既服免其稱臣苟
可利於生靈有不較其名分矧惟大夏特我寶鄰盟誓既百年於茲思好若一家之舊乃

者北兵之大擾因而東道之不通意同盟此奸計俾我兩朝之交實至於一矢之相
加幸上天開悔禍之期使赤子有息肩之望茲紆信使特枉載書忍以一朝之違遽忘累

世之好矧此輔車之勢屬我唇齒之邦與其厭外夷之陸梁孰若結諸夏之親呢維茲不
類乃我同仇當人心厭亂之秋見天道好還之意衆既息合罪復實盈彼物極則終衰此

數離而復合且閱牘猶可禦侮况同
舟何患異心既有成言當如來約

金夏交兵漢人得利時代 宋南宗

蘭州使華印書館出版

甘肅通志卷之三

三十一

命實嘉紐勒歡城鎮戎

行平涼元帥府專實嘉紐勒歡上言鎮戎赤溝川東西四十里地無險阻當夏人往來之衝比屢侵突我兵常不得利明年春

當城鎮戎彼必出兵來撓乞於二三月間徵傍郡兵聲言防護且令齎糒各屯兵境上示進伐之勢以掣其肘臣領平涼之衆田鎮戎而入攻其心腹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如此則鎮戎可城而彼亦不敢來犯又所在官軍多河北山西失業之人其家屬仰給縣官每患不足鎮戎土墾肥沃又且平衍臣神將所統幾八千人每以遷徙不常為病若授以

荒田使耕且戰則可以禦備一方縣官省費而食亦足矣其餘邊郡亦宜一體措置金主嘉納焉

金議收復蘭州不果

金廷議蘭州當西夏之衝久為敵據將遣內族白撒以兵復之白撒奏曰臣近入宋境略河池下鳳州破興元抵洋州而還歸涉險阻數

千里士馬疲弊未得少休而欲重為是舉甚非計也不若息兵養士以備金主從之

是歲夏大舉攻金瓊州

時瓊州城中軍不上二千刺史北虎筠壽以老幼婦女登城度夏人至木波地狹道險利用設伏自將步騎五百乘夜襲之夏

兵驚潰南走被斬數百人擄牛羊萬餘頭

案木波城今為鎮在環縣南四十里舊為堡後訛為木鉢舊有唐時所築之城歲久城廢鞠為草莽明成化七年套虜數侵掠遠馬文升提兵禦邊遂命邵同知薛祿城之鎮既城

兵糧俱聚鎮以人質中復立遞運所以轉軍資虜自此無敢南入矣李夢陽瓊縣道中詩有水抱琵琶塞山衝木鉢城之句

此節見元遺山
北虎筠神道碑

成敗金銀存
今歸官既而南
國十星

夏人侵金威戎城

時威戎民飢且地震城圯夏兵乘隙攻之威戎令商衡率蕃部七豪守之不克

庚十三年

金興定四年夏光定十年蒙古太祖十五年

春二月夏攻金鎮戎金師敗績

夏四月夏攻金新泉城敗績

先是金興定三年四月金以赤蓋合喜為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於鞏州至是夏人犯邊合喜討之師次鹿兒原

遇夏兵千人遣提控烏古倫世鮮率偏師敗之都統王定亦破其衆一千五百於新泉城又夏人攻鞏州合喜遣兵擊之一日十餘戰夏人退據南岡遣備兵三萬薄城又擊走之

生擒夏將劉打甲玉等訊知夏大將你思丁兀名二人謀以為鞏帥府所在羣既下則臨洮積石河洮諸城不攻自破故先及鞏且構宋統制程信等將兵四萬來攻合喜聞之飭

兵嚴備俄而兵果至合喜督兵搏戰卻之殺數千人攻益急將士殊死戰殺傷者以萬計夏人焚其攻具拔樹而去合喜已先伏軍要地邀之復率衆抵其後斬首甚衆

六月安丙遣兵會夏人代金

先是春正月戊午夏人復以書至四川議夾攻金人至是丙遣書夏人定議同舉約以夏兵討我師攻城遂命利

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委丁熿節制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夏取金會州

案武階備志丁熿字晦叔階州福津人官至太常寺丞遷郎中甯宗朝受命使金直秘閣陳宓錢以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嘉定八年正月己卯復奉詔賀金主生辰還太傅

少卿出為利西路安撫使代安丙兼知興元府會金衛紹王議徙都長安遣元帥赤蓋以遣兵宿鞏州夏主遵頊畏其侵逼乃遣其樞密使官寨都招討甯子甯赴蜀議夾攻金人

金夏交兵漁人得利時代 宋甯宗

蘭州俊華印書院出版

甘肅通志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子述伴精答書飭將吏嚴兵以待子述罷去始持議不可輕動師不可出後夏書再至又遣使至鞏城以書督期官聞始權詞應之復以煇節制諸路軍假參議官同措置副戎司邊事丙申出師已酉飲至

秋八月夏攻金會州陷之降其刺史烏古論世顯夏國主遼項遣萬衆圍會州主兵

知平涼府事郭祿大引矢一發瘞之又一矢貫人兩手於樹夏兵憤併力攻之城遂破擒祿大及其弟蝦蟇憐其技囚之守將烏古論世顯降關台大寢金詔有司移文與夏議和

違項不納

夏人進圍定西州與金節度使烏古論長壽戰不克初金內族白撒上言宋境岷州宕昌東上涉一帶蕃族昔

嘗歸附分處德順鎮戎之間其後有司不能存撫相繼亡去近聞復有歸心然不招之亦無由自至誠得其衆可以助兵甯議一方臣以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及通遠軍節度副使溫敦永昌皆本蕃屬且久鎮邊鄙深得彼心已遣人招之其所遣及諸來歸者皆當甄獎請預定賞格以待之金主是其言至是夏國主遵頊以兵三萬復犯龜谷為夾谷瑞所卻乃從高峯鎮圍定西環城為橋執烏古論世顯至城下謂長壽曰若不速降即殺汝弟長壽不顧借刺史愛申阿失刺提控溫敦永昌分兵出戰夏兵退走失馬仗

衆甚

軍事州故城在
今會寧縣東三
十五里距故安
定縣甚近

九城志天祐二
年置安遠特節
今通渭縣東南
六十里之安遠
界與甘谷縣接

金陝西路行省承裔報定西州之捷 此八月壬午日之事

夏使甯子甯以伐金來告 四川宣撫司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引兵赴熙鞏州會師

九月夏破金西甯州再圍定西 夏兵略綏平若安定堡進攻西甯金行元帥府事赤蓋合喜發兵救未至夏移兵臨洮烏占論長壽先伏兵五

千於定西險要間夏兵逆戰不利會西甯已被併攻定西長壽力擊不退攻益急長壽乘城拒戰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數千被創者衆乃解去

夏遣兵攻金鞏州且使人趣我師會攻 西夏大將你思丁兀名二人獻計於夏主遣兵日鞏州帥府所在破鞏州則臨洮積石河

洮諸城不攻自下遵頌從之遣樞密使甯子甯鬼名公輔率兵二十萬攻鞏州金行元帥府事赤蓋合喜遣兵拒敵一日十餘戰夏兵退回南岡尋以精騎三萬薄城合喜出城奮擊夏兵敗副將劉打中玉等被擒子甯遣使入四川趣師宣撫使安丙命利州副都統程

信督諸將張威王仕信分道進兵克來遠鹽川兩鎮及定邊城會於鞏州城下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既而合攻不克殺傷者萬計遂焚攻具拔櫓

自安遠若退師合喜先伏甲要地邀擊之夏兵失亡甚衆

冬十月夏使程信來約共攻金秦州不從 宋史甯宗本紀按黃震古今紀要作方丙約夏人合攻秦鞏夏兵爽約不至我師敗

續與宋史異

金夏交兵激人得利時代 宋甯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金主諒陝西行省圖復會州此十月辛巳日之事

十一月夏人殺金會州刺史郭祿大弟蝦蟻逸還蝦蟻會州人世為保甲射生手與兄祿大俱善射應募金宣宗興

定初祿大以功遷遙授同知平涼府事兼會州刺史進官一階至是攻夏會州祿大遙見主兵者人馬皆金甲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發矢中其吭瘡之又射一人矢貫兩手於樹

夏人大駭城破祿大兄弟被擒盡死不屬已而回謀歸金自拔髭鬚以改狀貌事覺祿大被殺蝦蟻逸還金主思祿大之忠命復遷其子件牛官一階遙授會州軍事判官蝦蟻遙

授鞏州鈐轄會言者乞獎用祿大弟遂遷蝦蟻官兩階授同知蘭州軍事

辛巳十四年金興定五年夏光定十一年蒙古太祖十六年夏五月金內族白撒諒諸蕃族討西夏初白撒言近詔臣遣

官諒諸蕃族以討西夏臣即令臨洮路總管女奚烈古里間計約喬家丙令族首領以諭餘族又別遣備左右司都事趙梅委差官遙授合河縣尉劉貞同往撫諭未幾梅貞報溪

哥城等處諸族與先降族共願助兵七萬八千餘人本國蕃族願助兵九千若更以官軍繼為聲援勝夏必矣臣已令古里間將鞏州兵三萬宜更擲勇略之臣副之梅貞等既悉

事勢當假以軍前之職蕃僧納林心波亦招誘有功乞遣官授職以獎勵之金主皆從其請至是令古里間將鞏州兵三萬合諸蕃族討西夏

夏國吏部尙書權鼎雄卒鼎雄涼州人天慶中舉進士以文學名授翰林學士安全纂逆棄官入青巖山不出遷項立召為左樞密使嘗奉使謝金

橫賜與接伴爭相見儀金人服其論正及進吏部氣
字肅然抑僥倖拔淹滯雖在亂離中無敢干以私者

冬十月夏人侵金龜谷及積石復以萬餘衆攻定西金同知蘭州軍州事郭蝦

蟻逆戰夏人敗績

時郭蝦蟻以功遷同知臨洮府事

夏人復攻龜谷爲白撒所敗

案龜谷即今榆中縣宋初爲寨後爲堡金世宗時升爲縣屬蘭州哀宗正大三年以縣爲金州治所元至元二年并縣入州明改爲金縣清仍舊餘見第八卷慶歷二年春正月九

卷元豐七年冬十二月注

夏人犯金定西積石之境

此十月丁卯日之事

十一月乙未夏人復攻金龜谷

是歲夏人遣兵入鳳州約共攻金不納

先是安丙嘗納夏合從之請會兵攻秦鞏而夏兵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至是夏人復攻金遣百

騎入鳳州邀邊將出援兵四川制置使崔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恐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

金夏交兵漁人得列時代 宋寶宗

蘭州使華印書館出版

有言

壬午十五年

金宣宗天光元年
夏光定十二年

春正月夏人陷金大通城金復取之

先是夏兵數十萬分侵龍谷靜延大

通靖城遂破大通據之金主命白撒等發兵襲夏人浮橋遂趨西涼別遣將取大通城出溪哥路略夏地白撒徐出鎮戎合達出環州以報二道之役白撒馳至臨洮遣總管女溪烈古里間積石州刺史徒單牙武各攝帥職率兵西入敗夏兵千餘於踏南寺因圍大通城分兵奪其橋與夏守兵七千人戰大敗之幾殺其半入河死者不可計餘兵焚橋西遁

金人乃還軍攻大通克之斬首三千因招來諸寺族被脅僧俗人

案大通城在今青海省大通縣迤北中隔達坂山距浩靈河發源處甚近清雍正三年以其地北阻祁連南襟浩靈通西甯甘涼大路設大通衛築城周六里高二丈門四城樓角月城月城樓均如之乾隆二十六年改衛為縣遷縣治於白塔城即俗所謂之毛百勝堡也宋時所築之城稱為北大通今縣治面積東至燕麥川接西甯縣威遠堡界西至黑林閣門外接青海界南至黃家寨接西甯縣長甯堡界北至大雪山接甘州界縱橫約三百里面積約三千五百八十方里

又案今大通縣劃分五區中國毛百勝堡即縣城東區則有祁家堡古婁堡峽門堡新莊堡舊莊堡涼州堡河州堡向陽堡共八堡南區則有廟溝堡永安堡柴家堡平路堡東流堡黃家寨楊家寨毛賀堡石山堡新添堡共十堡西區則有多洛堡陽化堡遜讓堡極樂堡雪溝堡良教堡樵漁堡共七堡北區則有李家堡阿家堡元墩堡多隆堡興隆堡豐稔

堡紅山堡共七堡合全
縣區域共三十三堡

二月乙酉金陝西西路行省圖復大通城

請以厚賞募河西諸蕃部族寺僧開復大通城金主命行省樞密院備之

案大通河古城在今永登縣西一百三十里宋神宗熙寧間王韶使王厚收復河湟因大通河地形險要控扼夏境乃築塞以制夏人

秋八月積石州蕃族叛金附西夏

金鞏州提控尼龐古三郎討之獲羊千頭

冬十月夏人掠金德順之神林堡

先是秋八月夏攻金德順至是又掠神林堡堡屬德順今隆德縣地

十二月夏人與金蘭州提控唐括昉戰於質孤堡敗績

案質孤堡即智同堡舊屬宋後陷於金宋史元豐五年置質孤堡西至東關堡三十六里六年廢元祐五年復修尋廢金史定遠去質孤堡一十五里蘭州府志質孤堡在皋蘭縣東五十里買子堡亦在縣東五十里金縣西北五十里可知質孤堡與定遠鎮買子堡相近金縣西北五十里有廢堡一俗名上古城趾定遠鎮二十里買子堡十餘里其即宋之質孤堡歟東關堡即今蘭州之東關鎮定遠廢縣本名李諾平今為驛在榆中縣西北四十里俗呼為豬嘴者也

是歲蒙古征西夏

癸十六年金天光二年夏光定十三年蒙古太祖十八年春二月夏王使太子德任伐金不果德任諫曰彼兵勢尚強不

若與之約和還項突曰是非爾所知也德任失蘭州竟不能復何強之有德任固諫不從乞避太子位願為僧遵頊怒幽之靈州遣人代將會天旱不果以德旺為太子

夏人掠金隴安軍先是金延安慶原元帥府欲乘夏困敵來攻陝西行省白撒合達以為不可乃止至是夏人圍金隴安軍節度使完顏阿隣日與將士宴飲不

治軍事乘間出兵掠民五千餘口牛羊雜畜數萬而去

案靜甯州志宋隴干城屬渭州慶歷二年建德順軍隸秦鳳路元祐八年置隴干縣為軍治金初屬熙秦路皇統二年升為州大定二十七年改屬鳳翔路貞祐四年升隴安軍節

度元初仍曰德順州以州治隴干縣省入尋改曰靜甯州屬鞏昌路明屬平涼府

秋七月夏人攻金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沒惟桑通寺僧看通昭通期沒及答那寺僧奔鞫等拒而不從

案金史地理志積石州下刺史本宋積石軍溪哥城大定二十二年為州戶五千一百八十五縣一懷羌西至生羌界八十里城三循化西至生羌界一百里大通臨河下界來羌

臨夏邊堡三道津臨灘來同明史地理志積石州元屬吐蕃宣慰司洪武四年正月改置積石州一循化廳志積石關內地平坦七人稱呼為積石州即唐宋積石軍金元積石

州故址其地在今河州境內然關外皆循化廳所轄又按一統志積石山在河州西北接西甯界亦曰小積石山本古唐述山元和郡縣志積石山在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

清光緒二十一年
西實寺僧
夫固有大
為營長夫
所本矣時
而多所怪
見

州抱罕縣分界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抱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
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循化總志小積石山在廳治
之北不及里黃河北岸嶙峋峭拔全體皆石迤邐東去約六七十里黃河行山麓之南趨
土門墩折而北傍山行迤邐起臺溝口南岸亦有石山東之所謂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也
至積石門始出峽州以積石名殆指小積石山也

慕壽祺曰昔唐太宗為秦王時與王世充戰於洛陽將敗少林寺僧援之立

功者如志操等十有三人惟宗曇拜大將軍餘不受官裴雅少林寺碑嵩洛之間何

異僧之多也金主以桑維答那兩寺之僧抗不從夏詔賞鈐轄正將等官而

給以廩祿金史宣宗紀則是青海之濱亦有異僧矣能執干戈以扞疆場則不得

以其出家而外之矣

蒙古諸王察合臺取西夏刪丹州以元帥按竺邇鎮之按竺邇羅古氏其先居雲中從元太祖西征積石州

先登拔其城圍河州斬首四十級破臨洮攻德順斬首百餘級攻鞏昌駐兵秦州太宗即
位尊察合臺為皇兄以按竺邇為元帥戊子鎮刪丹州自敦煌置驛抵玉關通西域從定

關隴辛卯分兵攻西和州宋將強俊領衆數萬堅壁清野以老我師按竺邇率死士罵城下挑戰俊怒悉衆出陣按竺邇佯走俊追之因以奇兵奪其城伏兵邀其歸轉戰數十里斬首數千級遂擒俊餘衆退保仇池進擊拔之從平涼慶陽郿原甯皆降初金將郭斌自鳳翔突圍出保金蘭定會四州蒙古主命按竺邇往取之圍斌於會州食盡將走敗之子城門兵人城巷戰死傷其衆斌手劍驅其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死按竺邇聞之惘然命保其孤遂定四州金將汪世顯守鞏州皇子闕端國之未下復遣按竺邇等往招之世顯率衆來降至是復命鎮守鞏州後以從征多戰功晉太保封秦國公案程鉅夫撰秦國公按竺邇家廟碑按竺邇占雍氏雲中世族幼孤育於外家日尤要甲因姓舅姓委而爲趙忠官智略深長弓馬絕世衣冠材器已顯攻城留地所向無前屬太祖平河湟從太宗下岐鳳取平涼慶原邠涇如風陷草金人固守關河幾二十年一旦忠官假道搆虛如天墜地湧民平之智不及施賞育之勇無所用心碎膽裂莫之能支睿宗深所嘉賞金繇之邊墟已而奉律西征隴西過定進兵蜀道首集階文守漢陽制三邊納蕃土收後效成都夔門之戰江山引誘之帥皆其功之較然者多謀尙義愛下恤民所至揀淵戮贖俘囚轉降附則所惠益廣矣子國寶於中統元年從元世祖攻阿魯答兒有功阿魯答兒叛將火都據吐蕃之點西竊國寶備帥事討之衆欲速戰國寶曰此窮寇宜少緩以計破之遂以精兵襲其後火都欲西走國寶據險要挑戰則斂兵自固相持兩月潛兵出其不意擒殺之捷聞賜弓矢金綺初按竺邇之告老制命徹理襲征行元帥徹理以病不視事國寶乃謂諸弟曰昔我先人釋兵西陲大功旣集關隴雖當而西戎未靖此吾輩立之功秋也乃遣謝鼎與弟國能持金帛說降吐蕃酋長堪施孟伽從國寶入覲國寶

奏曰文州山川險阨控庸蜀拒吐蕃宜城文州屯兵鎮之從之授國寶三品印為蒙古漢軍元帥兼文州吐蕃萬戶府達魯花赤與勅陔孟伽皆賜金符時扶州諸羌未附國寶宣上威德於是呵哩禪波哩揭諸酋長皆歸款從國寶入覲國寶圖山川形勢以獻詔授呵哩禪波哩揭為萬戶賜金虎符諸酋長為千戶皆賜金符又賜國寶金幣國寶治文州有善政至四年卒延祐元年贈惟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梁國公諡忠定其後嗣入禮縣籍

九月朔日有食之食既色淡無光西夏與慶府城外大風拔木

多十月蒙古圍夏積石州五日而解蒙古以鳳翔之役惡夏無禮遣將攻積石州四出抄掠逾旬聞金人圍其後解圍去

十一月金郭蝦蟻與鞏州元帥攻克西夏會州蝦蟻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為神城上

有舉手於懸風版者蝦蟻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蓋會州為夏人所據近十年至是乃復為金所有

十二月夏主遵頊自稱上皇傳位於太子德旺是月金主珣薨太子守緒即位是為哀宗夏主遵頊亦傳位於太子蓋夏

與金自天會議和八十餘年未嘗有兵革之事及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主搆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銳皆盡而兩國俱敝復屢為蒙古所攻力不能支故有是命遼頊在位十三年改元一曰光定至乾定四年乃堯年六十四蓋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

蒙古木剌華軍克涇原等州

甲申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夏乾定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春二月夏人結漢北諸部兵以拒蒙古德旺聞

征西域未還遣使結漢北諸部以為外援陰圖拒守計諸部出兵應之

三月金人迫西和州尋引兵還

夏五月蒙古兵圍夏沙州不克蒙古主自西域還聞夏國有異圖自將兵由河外攻沙州逾月不下遣部下兵夜穴城以入守將籍辣思義納

火穴中蒙兵多死思義城守如故

秋八月金鞏州元帥田瑞反行省軍圍之其母第十哥殺瑞出降赦其罪以為涇州節度使世襲猛安

慕壽祺曰愚故其金之哀宗乎田瑞背叛其弟未有不知者及鞏州被圍勢不能支乃殺其兄以降以僥倖於不死赦而不誅已屬法外施仁又用為涇州節度名器之濫措置之

乖無有其於此者矣從此士崩瓦解不數年蒙洮河樂西甯蘭廓積石等州定遠和政甘塔甯洮安隴等城寨皆為蒙古所有矣

冬十月夏及金平

初夏人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貞祐初以小故生變構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敝至是夏遣其吏部尙書李仲諤修好

於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吏部尙書鄂良弼報之

案金史哀宗紀正大元年十月戊午夏國遣使來修好二年九月夏國和議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遣使來聘奉國書稱弟十月遣吏部尙書鄂良弼等為夏國報成使國書

稱兄西夏傳正大元年和議成自稱兄弟之國案夏國和議之成紀云二年傳云元年今從傳

十一月夏主遣使蒙古請降

沙州圍解德旺聞銀州不守漠北諸部潰散遣使詣蒙古軍前請降許以質子為信蒙古主始解沙州圍城中堅守

牛戰軍民困乏牛羊馬駝殆盡

案史甯宗名擴光宗子在三十年改元四日慶元曰嘉泰曰開熙曰嘉定嘉定十七年秋閏八月帝崩史淵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為太子更名昀封皇子竑為濟王出居湖州昀

即位是為理宗

理宗乙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夏乾定二年蒙古太祖二十年

夏六月太白晝見與日爭明夏國主德旺

求直言

殿中御史張公輔疏陳經國七事一曰收潰散以固人心自兵興之後敗卒旁流飢民四散若不招集而安撫之則國本將危臣願勞來還定計其室家給以衣食庶幾兵民樂業效忠倘義廢有二心二曰堅盟信以紓國難蒙古李禿去時罕請三思再議今為時半載未見兵臨或者尚深觀望急宜遣使納款以示忠誠使彼師出無名我得徐為善後臣知言而無補然非此無以弭患也三曰修城池以備守禦銀州失守河西諸隘與敵同之千里之內樓櫓斥堠蕩然無存宜乘北兵暫去繕陞浚濠無事則安堵堪資兵至則扼險可守若任其如入無人豈不殆哉四曰明軍政以習戰守國家向有殺宥諸羌藉以立國嗣為宋金控據兵勢衰今惟料瓜肅精強興靈勁勇明賞罰計功能委之宿將親臣量敵為進退視地為攻守或者積衰之後可冀振興五曰聯烽堠以立應援自金源開陳使介不通往來禁絕越人視秦肥瘠無關致蒙古乘隙屢肆兵凶今宜遣使與金約和兩國各置邊烽設偵候此舉彼應彼因此援我兵殆壯敵亦不敢正視矣六曰崇節儉以裕軍儲國經兵燹民不聊生耕織無時財用并乏今將宮中府中浮靡勸臣威臣賞賚去奢從儉以供征調之用則糧足而兵自強耳七曰觀利便以破敵勢蒙古距國千里初來不拒繼與連兵俾其險阻既明道路盡熟若不出奇奮擊何以示我兵威議者以王城可守任其連破州郡是猶心腹之疾先起手足可不急為療救乎今聚境內精兵猶可數十萬果能鼓勵士氣效命一戰客主勢殊應無不勝若狐疑滿腹首鼠兩端亡在且夕矣德旺善其辭切權為御史中丞

秋七月夏宗室李楨入於金

楨為國族其父因國亂不仕挈楨入金應經童試中選

九月夏與金議和定爲兄弟之國金以夏爲北兵所逼將立新主以翰林趙周臣爲詔册使既至境虜議罷其事飛驛卒追還乃以翰林馮

延登來議和李獻甫爲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什復數日不決至以歲幣爲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爲兄弟之國使兄輸

幣甯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正典故俱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尙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

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唔者誠謂使者當以爲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敵邑雖議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定爲兄弟之

國夏稱弟各用本國年號夏主旋使光祿大夫吏部尙書李仲諤南院宣徽使羅世昌中書左司郎中李紹膺如金報聘

夏納蒙古仇人赤臚喝翔昆赤臚喝翔昆乃蠻部屈律罕子滅蒙古乃蠻屈律罕走死契丹蒙古主索其子赤臚喝翔昆來沒德旺以其同仇納

之給以糧糗

慕壽祺曰當是時蒙古強金源弱婦人孺子無不知之德旺爲保全宗社計宜結蒙歡藉以稍紓國患是年春三月蒙古使來西夏貴遺賀子夏丞相高是言兩國相交忠信爲

主彼強吾弱勢難背言宜擇宗室之賢者加以王號錫以申旗幟且利林樞密使李元吉亦言金勢寢衰自守不支焉能濟我之急二臣者其言切其慮遠德旺不聽是自啓兵端

也復以太白畫見詔求直言奉行故事欲國之存其可得乎

是年春成吉思汗征西夏取黑水等城夏遷甘肅德山取甘肅西涼等州取夏元朔海城西夏州取金兵運州將國金兩京師宋故都汴京也

丙二年 金正大三 夏乾定三年 春正月蒙古主自將伐西夏

以夏酋仇人赤誠賜翔昆及不遺質子也

爾夏人朮速忽里叛西夏降蒙古 蒙古主命掌膳事

二月西夏上皇遵項薨 冬十月丁酉夏人報哀於金

蒙古克西夏黑水等城

蒙古主積怒夏國親將兵十萬來攻至秦州德旺遣人撤橋梁拒之蒙古官撫使王機夜督士卒連木石比曉橋成遂進兵度

沙磧入河西擊散撒里特勒赤閏諸部攻黑水城破之諸部死數萬

夏四月蒙古兵駐渾垂山

渾垂山在肅州北蒙古主駐兵避暑兵士四出抄掠民間善積皆盡

五月蒙古取西夏肅州

肅州守將乃蒙古千戶昔里鈴部兄堅守不下蒙古主遣鈴部諭之降不聽鈴部懼城破害及其家先以為請蒙古主怒城久

不下令屠之惟聽鈴部求其親族家人於死所至是城破得免死者百有六戶歸其田業是役獲夏將阿沙敢不於賀蘭山

蒙古取西夏甘州夏副將阿綽等死之

時河西諸州草木旱黃民無所食加以北兵遠來羣情惶恐甘州守將為曲也怯律光時

怯律之妾有娠不容於嫡以妾配掌羊羣者及里木所振子生日察罕察罕稍長其母以告且曰嫡母已有弟矣察罕武勇過人幼牧羊於野植杖於地脫帽置杖端跪拜歌舞蒙

古主出獵見而問之察罕對曰獨行則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且聞有大官至先習禮儀耳蒙古主異之乃挈以歸光獻皇后曰今日出獵得佳兒可善視之命給事內廷及長賜姓蒙古妻以宮人弘吉刺氏屢從征伐以功爲御帳前首千戶從攻西夏破肅州進次甘州道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城中察罕射書招之且求見其弟時弟年十三命登城於高處見之且遣使諭城中使早降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合謀殺曲也怯律父子并殺使者併力拒守既而城破阿綽等三十六人死焉蒙古主欲盡城坑之察罕言百姓無辜乃止

慕壽祺曰傳云兩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河西有天山雪水張掖黑水灌溉民田取之不窮復何旱之有哉乃自蒙古用兵西夏疲於奔命斯時河西官吏日以催科爲事而農功水利有不暇講求者矣水日乾而十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歲旱乎

秋七月蒙古取西夏西涼府

蒙古主進兵攻西涼宿衛官粘合重山執大旗指揮六軍手中流矢不稍動守臣翰札賽力屈率父老以城降於是

柘羅河羅等縣皆不守

慕壽祺曰論者謂元吳崛起朔方首取西涼府而甘州肅州敦煌皆爲夏所有夏以是強宋以是弱河西四郡關係不綦重乎及其亡也河西不駐重兵任北兵如入無人之境何疎忽一至於此豈知蒙古太祖用兵無敵區區西夏其何能支况夏自銀州失守尤速忽里叛降蒙古河西諸州草木早黃民無所得食當是時人心潰散元氣凋謝蒙古主親將

精強與靈勁勇其如蒙古何哉

夏國主德旺薨南平王

時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驚悸而卒年四十有六在位四年改元一日乾定廟號獻宗史失其益與陵名

南平王親清平郡王之子獻宗德旺之猶子也初封南平王乾定四年七月獻宗薨嗣位史失其年號

八月蒙古兵破西夏應里等縣

西夏應里與蘭州接壤西據沙山東阻大河蒙古主踰沙陀至黃河力渡攻破之

案中衛縣志應理州即今縣治元志甯夏路領應理州與蘭州接壤黃河流於東沙山時於西唐靈武郡地其州城未詳建立之始元初仍立州明一統志洪武初州廢三十二年移建甯夏中衛於此

冬十一月蒙古進攻西夏靈州

西夏親遣嵬名令公帥十萬衆赴援蒙古主渡河逆戰擊敗之

案新五代史沙陀者大沙磧也中衛縣西四十里有沙坡焉兩山壁立黃河中流由上渡口入河順流約六里始達岸若由沙坡循山而下有沙磧長三十里至長流水元太祖已取西夏西涼府踰沙陀至黃流九渡殆即今之沙坡至此距中衛縣城僅四十里長驅直入平坦無虞矣

蒙古主進次鹽州川遂圍西夏中興府

蒙古兵由今鹽池縣至甯夏

由涼州至中衛
經過營盤水乾
蓋子一盤泉長
流子以盤泉長
流子以盤泉長
中衛營沙磧

丁亥三年金正大四年夏李昫二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春蒙古主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

取之遂進攻夏兀納刺城守城者為夏宗室子城陷不屈死其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蒙古將異之執以獻其宗王哈扎爾留養之

二月蒙古破金臨洮府

三月蒙古破金臨洮河西甯二州

蒙古破夏沙州

蒙古主遣忽魯穆兒招諭州將降以牛酒犒師而設伏以待忽魯穆兒至伏發馬躡幾被獲千戶昔里鈐部授以所乘馬還兵擊敗夏

兵遂破沙州

蒙古拔金德順州

今甘肅靜甯縣

金德順節度使愛申進士及判官馬肩龍死焉

先是李先秀據

秦州金宣宗詔鳳翔軍討之軍圍秦州城時愛申進士在軍中有罪當死宣宗問之樞帥有知其名者奏此人將帥材忠實可倚宣宗命馳赦之以為德順節度使有元帥府事正大四年春北兵西來擬以德順為坐夏之所德順無軍人其危之愛申進士識鳳翔馬肩龍舜卿者可與謀事乃遣書招之肩龍得書欲行鳳翔總管不送書國鑑以大兵方進晉城可恃德順決不可守勸勿往肩龍曰吾未識愛申進士乃知我十為知己者死耳肩龍入德順中假肩龍判官括民兵九千以守二旬餘城破俱死之宣宗立褒忠祠合祀焉

夏五月金人與蒙古阿朮魯戰於合刺合察兒之地取績

蒙古時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

免者白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於六盤山

親方堅守中興蒙古主遣察罕入城諭以禍福

案固原州志六盤山在州西南接隆德華亭二縣界古謂之絡盤道亦云六盤口元世祖

自和林有事陝蜀西屯兵於此歲中寶夏五月庚子世祖駐六盤山又憲宗八年夏四月

駐蹕六盤山諸郡縣守令來覲是年秋七月留縉重於六盤山

率兵由寶鷄攻重貴山此舊六盤道也今所行者為新六盤道

蒙古兵陷臨洮金總管院蕭胡土門死之

明年二月己丑金人以臨洮總管塑像入襄忠廟書死者子孫名於御屏量材官使

之

閏五月蒙古主

是年成吉思汗七十三歲

避暑於六盤山

蒙古主留師圍夏都城自渡河取臨洮西甯等州至是避暑於六盤山

六月夏主覲力屈出降蒙古

時太白入東井地大震西夏宮室多壞王城夜哭蒙古諸將議屠中興察罕力諫止之馳入安集遺民時諸將爭掠

子女金帛惟耶律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卒病疫得大黃輒愈所活幾萬人先是蒙古主來攻覲自念屢敗今已全境被擾不能復振惟有乞降遣使人蒙古軍願立誓

歸誠謂不敢望收之為子蒙古主允其請又以備貢物遷民戶須展限一月乃得自來朝謁蒙古主亦允之告以今我尙病且無來令脫命批兒必前往安撫會蒙古主卒諸將違

變古征西夏
中興與金宗
開之召陝西
省及陝州行
完顏說可實
總帥赴汴漢
事塔石牙兵

遣命取覲殺之先是賜遣精方圖使王立之如金未復命則亡金主以立之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鄧中裕等處夏國降戶給上田千畝牛具農作有高智耀者河西人世仕夏國

曾祖逸大都督府尹祖良惠右丞相智耀登本國進士第以夏亡隱居賀蘭山不仕

案金史西夏傳贊夏之立國久矣其臣羅世昌譜叙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為拓拔氏按唐書黨項八部有拓拔部自黨項入居銀夏之間者號平夏部拓拔思恭

以破黃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為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與州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郡地

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所謂涼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五代之際朝興夕替制度禮樂盡為灰燼唐節度使有鼓吹故夏國聲樂清厲頓挫猶有鼓吹之遺

音焉然能崇尙儒教尊孔子以帝號其文章辭命有可觀者立國二百餘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倘鄉無常視三國之勢強弱以為異同焉至是乃亡傳國十三世凡二百五十八年

其都會即今之甯夏

慕壽祺曰夏州自赫連築城以來頗為關石之患李氏係出拓拔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歷唐五代以至於宋世有西土帶固根深加以繼遷心知兵要收降諸部臨河五

郡不旋踵而歸延河七州悉券肩而克此其志固不在小宋不能圖之於初所謂臥榻之傍一任他人翫睡馴至元昊一起中國疲敝竭天下兵力將非韓白喪旋覆師夏州一隅

亦似燕雲十六州拱手而授之他族元昊知宋室虛弱復以其勢力擴大其幅隕吐蕃搭搭張掖交河莫不從服宋之相若將鑒於前此玩寇盛境之失計閉關自守苟安目前不

甘肅通志卷之二十一 宋理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凡一國之語言文字宗統等足
以表著其國之
特性者謂之
性元數而度文
字俄滅波羅
其用波羅文
皆消滅其國
也向牙利國
與合而用馬
加語言文字
保存其研則
有欲

家山有二

敢輕動大衆橫挑強虜遂以朔漠一隅與宋相
終始語云消消不絕將成江河豈不信然乎哉

耶律楚材毀西夏國所製文字血氣心知之類惟人能合羣羣之大者在建國家辨種
族其條例所繫曰言語風俗歷史三者喪一其萌不植

俄羅斯滅波蘭而易其言語突厥滅東羅馬而變其風俗
蒙古滅西夏耶律楚材復摧殘其文字是為滅國新法

慕壽祺曰西夏在當時為獨立國與宋相終始幾三百年故其文字亦別為一種奇矣哉
耶律楚材隨蒙古主滅西夏凡野利氏所製造悉播毀無遺而散落人間者其光氣究不
可掩以余所見武威西夏碑係蕃書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天祐民安某年立蓋夏
主仁孝年號乃近年敦煌石室所發見靈州修城時所獲之經卷皆野利氏製豈神靈為
之呵護耶其未發見者尚不知
其凡幾誰謂西夏果亡也哉

蒙古主次清水縣西江

案後五代時王仁裕夢以西江水浣濯腸胃因題其集曰西江此西江即西漢水一名犀
牛江者也流逕禮縣城西十人謂之西江宋實慶三年蒙古太祖次清水縣西江攻德順

軍清水等城此西
江在清水縣東北

又案漢水發源蟠冢而蟠冢山有二一在天水西南六十里西漢水發源此山漢志所謂
西縣蟠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者也一在漢中故甯羌州東北

元史成吉思汗於河套東南之於河套東南之於河套東南之於河套東南之於河套東南之於河套東南之於河套東南之於河套東南之於河套東南之於河套東南之

九十里漢水即東漢水發源此山魏書地形志所謂蟠冢縣有蟠冢山漢水出焉者也然
遊固於西縣蟠冢上誤加禹貢二字又以氏道為禹貢漾水所出鄆元亦踵其謬後之說
東西漢水者率混糾
紛其誤皆原於此

冬十二月蒙古主特穆津殂於六盤山少子圖類一作拖雷監國蒙古主在六盤山病革謂左右曰金精兵

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
搆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

訖而卒第四子圖類監國

案史元太祖姓奇渥溫氏深沈有大略初雖臣服於金觀其對金使曰我謂中原皇帝是
天上人此輩庸奴亦為之耶何其雄也後任用耶律楚材輿輅離河曲是連兵用兵征
西域屠蔑里城滅回回國至東印度鐵門關角端一見即日班師至是又平西夏其奇勳
偉績茂業在位二十三年以宋寶慶三年冬十二月殂於六盤山年六十六葬起蓋谷第
四子圖類監國是為太宗

戊子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蒙古元祐雷元年春三月金將完顏禪華善名禪字良佐世以小字行豐州人舊作陳和尚今改大

敗蒙古兵於太昌原

蒙古兵入太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忠孝軍提控完顏禪華善出應命許之禪華善即擐甲上馬以四

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
中興忠孝一軍皆回紇奈曼流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營帳嚴制禪華善御之有
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陳諸軍倚以爲重明
年三月乙亥金以忠孝軍總領完顏禪華善有戰功授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

案金史正大六年二月丙辰金以蒲阿權樞密副使奏言自去年夏北軍之在陝西者駸
駸至涇州且阻慶陽糧道蒲阿奏陝西設兩行省本以藩衛河南今北軍之來三年於茲
行省統軍馬二三十萬未嘗對壘亦未嘗得一折箭是年冬十月蒙古兵駐慶陽十二月
詔副樞密蒲阿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權簽樞密院事完顏訛可救慶陽應是以觀完顏禪華

善戰敗蒙古兵應在宋紇定三年與金正大七年之春三
月宋史地理志甯州定平有太昌鎮在慶陽府甯州東南

冬十一月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陳寅推官賈子坤死之

陳寅寶謨閣待制成之
子漕司兩貢進士以父

恩補官歷官州縣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書生義不辭難北兵入境屬都
統何進出守大安獨與忠義千人城守而已寅誓與其民共守此土居民始以進留家城
中恃以爲固已而進徒他郡遂無固志寅獨留其子并闔門二十八口曰人各顧其家
將誰共守迺散資財以結忠義爲必守之計北兵十萬攻城東南門以降者爲先驅寅草
檄文喻之自執旗鼓激厲將士迎敵力戰矢石如雨師退明晨增兵復來寅帥忠義民兵
與敵死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制置司以寅功徧告列郡北兵伐木爲攻具增兵至數
十萬圍州城進素與寅不協寅有功猶爲諸將所忌至是求援甚急久之制置司才遣王
銳及忠義人陳瑀等往救率皆觀望不進銳甫進七方關瑀未及仇池皆以路梗告寅率

明初宋遼等修
元史或急就
上自十教遺南
下訖太定遼三
宗事實每多疏
漏作有探私家
紀載詳人所略
總見全盛時戰

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願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
祿死不共王事者即登高堡自飲鴆酒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
望關焚香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為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臣不負國再拜
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
後與俱絕城亦折足死制置司以聞詔特贈朝議大夫右文殿修撰賜錢三十緡即其所
居鄉所守州立廟久之加贈文華閣待制諡襄節賈子坤字伯厚潼川懷安郡人嘉定十
三年進士為西和推官攝通判關外被兵子坤與郡守陳寅誓死
城守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贈承議郎祀忠義祠

案西和縣志陳襄節公墓在縣崢嶸山北南宋紹定元年冬十二月蒙古入西和州襄節
死之闔門二十八口俱附葬墓傍庚山甲向前後三十八步左右各二十步前邑令奚士
恂立碑題曰宋西和知州襄節一門全節之墓又賈承議郎墓在縣崢嶸山南與陳襄節
同時死闔門十二口俱附葬墓傍西山卯向前後各九步左右各十六步奚士恂立碑題
曰宋西和州推官賈公一門全節之
墓又大路之西立陳賈二公神道碑

己丑 金正大六年蒙古太 秋九月金洮河蘭會元帥顏盪蝦蟻進西馬二匹 金主

詔曰卿武藝超絕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
其力既入進即尚厥物也今以賜卿其悉朕意

案蒙古太宗諤格德依 關台 太祖三子嗣帝位其子古由克即定宗又別子

勝取為一世
雄豐歸成吉思
汗權亞葉歐無
敢或憾稍也

之後海都圖里汗史作拖雷太祖四子亦稱也可那顏又曰烏魯克那顏成吉思

汗常稱之曰奴可兒圖里義為鏡薨後蒙古人諱言圖里稱鏡為庫思古其

子蒙哥即憲宗呼必賚史作忽必烈即世祖至世祖至元十三年始統一華夏至

元九年已改國號曰元

元史太祖十四年已卯將伐西域臨行時也速即也速凱特夫人勸帝預定嗣立

帝集諸子羣臣會議太祖四子朮赤為長帝欲立之朮赤母孛兒台夫人初

孕時蔑兒乞人修宿怨來掩捕太祖匿於不兒罕哈勒敦山未被獲獲孛兒

台而去太祖乞師於客列亦部長汪罕復得札只剌部長札木哈助兵乘夜

縛筏渡勒豁河襲取蔑兒乞奪孛兒台以返比在歸途朮赤生倉卒無襁

兒具乃搏麵如盤形置於騎以載歸太祖喜曰此不速之客也名之曰朮赤

然卒以是見輕於諸弟仲弟察合台尤與不協至是會議嗣立察合台

太祖次子

至嘗之為蔑兒乞種故亦赤不得立遂以三子窩闊台嗣帝位是為太宗

冬十月乙未蒙古兵入金慶陽界

命詔陝西行省遣使奉羊酒幣帛乞援師請和蒙古不受

十二月蒙古圍慶陽金遣伊喇布哈救之

先是金主欲遣使諭意於布哈謂白華曰汝往邠州六日能往復乎華曰量日可馳

彼之無敵者必
疾要陸盡失敵
之防唯曉矣

三百里應日能如期宜諭而復金主甚喜謂華曰汝從來語及征進必有難色今銳於平
時何也華曰向日用兵以南征及討李全之事梗之不能專意北方故以為難今蒙古兵
入界已二百餘里若縱之令下秦川則何以救不得不一
戰摧之與其戰於近裏之平川不若戰於近邊也之要隘也

詔副樞蒲阿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權簽樞密院事完顏訛可救慶陽

庚三年金正大七年庚寅春正月壬申金副樞蒲阿總帥牙吾塔權簽院事訛可解

慶陽之圍

金主命簽樞密院事額爾克屯邠州布哈及總帥約赫德還京兆初蒙古遣
翁鄂羅為小使至陝西行省恐洩事機留之布哈等既解慶陽之圍志氣驕

滿乃遣翁鄂羅歸語之曰我已准備軍馬能戰則來翁鄂羅還白之蒙古主怒議遣皇弟
圖魯伐金布哈之馭軍也無法好趨小利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軍中莫敢諫止完顏訛可

元胡入於對於所滅金人謂之漢人可滅宋人謂之南人蒙古諸臣欲殺漢人傳族之意見深矣
金主與乞買為儲君時嘗欲殺稅兩人其排除漢族與蒙古同

源志每年二月一日大族姓蕭者並請耶律姓者於本家筵席然六月十八日亦

之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為剽掠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計國家數年所積一旦必為是人破除盡矣或以告布哈曰置酒會諸將行酒至蘇布哈曰汝曾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常由我盡壞信有之乎蘇飲畢徐曰有之布哈見其無懼容漫為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是月蒙古定諸路課額初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何名無用哉因言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用楚材言定課稅酒稅驗實息十取一雜稅二

十取

案元初分人民為四階級曰蒙古本部人屬之曰色目西域諸國人皆屬之曰漢人舊金領土內之漢人契丹人女真人高麗人及雲南四川二者之漢人屬之曰南人除四川外凡舊宋領土內之漢人屬之當時鄉會試分兩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榜漢人南人為左榜凡內外各行政機關皆以蒙古或色目人為長官而漢人南人貳焉
案耶律楚材遼之宗室也初契丹都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全阿保機變家為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為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卅里善性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賜后族姓曰蕭氏番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或諸部族私相婚嫁不拘此限故遼國建官制度賤他姓貴耶律蕭氏二姓元太祖時遼雖亡而耶律氏猶為貴族故用之

楚材在
北平
八里
宣
建
綱
以
機
探
並
建
綱
以
喪
章
之

慕壽祺曰耶律楚材之功大矣哉自成吉思汗平定西域漸入中原我皇帝

子孫已在鐵蹄蹂躪下矣而蒙古羣臣以漢人無所用請盡殺之使其血流

入地中以待來春草木暢茂好牧牲畜是直以人類為牛馬人血為肥料當

時漢族衰微無一人敢言藉非楚材為之解救則漢人無噍類矣嗚呼若楚

材者豈僅萬家生佛已哉

辛卯四年 金正大八年 夏五月丙戌朔進前知西和州張孝錫官二等 以四川置制司言其

措置邊防之勢見

秋八月蒙古主次臨洮 命總帥汪田哥以城利州聞欲為取蜀之計

壬辰五年 金天興元年 秋七月辛卯金簽民為兵 鞏昌民百二十人赴援

冬十月金以汪世顯為鞏昌便宜總帥 初世顯以戰功為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窮迫世顯發家資率豪右助邊鄰郡

蒙古史綱續編橫時代 宋理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效之軍餉遂足金主以完顏仲德為鞏昌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忠固守以抗蒙古及呼沙呼勤王東下而潰乃以世顯代之世顯勵志自奮糧械精贍

癸巳六年 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五年 秋八月癸酉朔以秦州元帥粘哥完展權參知政事行省

事於陝西 金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得保擬遷鞏昌以粘葛完展為行省

甲午端平元年 金末帝天興二年蒙古太宗六年 春正月汪世顯殺金秦州元帥完展送款於蒙古

完展回蔡已破欲安守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稱使者自蔡有旨官綸殺德州帥汪世顯亦知蔡界問且嫉完展制已欲發矯詔事因以兵圍之遣使約會州帥郭蝦蟇併力

滅鞏昌蝦蟇不從世顯即攻鞏昌破之劫殺粘葛完展送款於蒙古主

乙未二年春 蒙古太宗七年 蒙古主道皇子闊端征秦鞏 端平元年金已亡

秋八月趙彥呐遣兵守仙人原 蒙古兵至彥呐登原督戰知天水軍曹友聞來救力戰却之

冬十月蒙古兵略河池曹友聞部分諸將擊退之 友聞字允叔同慶果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寶慶二年改辟天

水軍教授是時知天水軍

明王梅運馬記
李文忠兵至後
李相其人請車
門納其秋車
與此相問秋車
文章一大套也

金鞏昌總帥汪世顯降蒙古

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蒙古關端入蜀次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接道左關端問曰金亡

已久汝不降果誰為也對曰大軍迭至莫知適從惟殿下仁武不殺竊意必能保合城軍民是以降也關端大悅戒其部下秋毫無犯俾世顯仍舊職帥所部從征世顯遂絕嘉陵

進趣大安關端資其糧械隨人尙氣節聞世顯報事仇降蒙古皇子關端後人為其狀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款教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待罪邊疆非

心慕乎華榮乃志存乎康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難等於倒戈民實同於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於職方欲溥覃於天澤謹將鞏州土地人民

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

案汪世顯甘肅漳縣鹽川鎮人系出旺古族初仕金以戰功至鎮遠軍節度使鞏昌便宜都總帥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窮迫世顯發家資率豪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遂足金主

以鞏昌衝要地以完願忽斜虎為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膂力同守出保石門以抗蒙古及忽斜虎勤王東下而潰金主以世顯代之世顯勵兵自奮糧械精贍天興三年金亡

時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衆曰宗祀已失吾何愛一死願千萬人之命懸於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自經溝瀆姑徇一時之節孰若屈已

以行斯人之禮會元太子關端入蜀次於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降關端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資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關端大悅戒

其部下秋毫無犯當是時鞏昌爭血肉中原而鞏昌一路生靈無恙皆世顯所卵翼也關端既下鞏昌俾世顯仍舊職

墓壽祺曰余遊隴西萬壽寺老僧告余曰此故金兵馬大元帥汪世顯之故宅也世顯降蒙古父子兄弟俱握兵符同一時之盛也今安在哉京闈平津廢為車庫李衛公故第為楊氏馬廐虢國夫人宅後乃為奉慈寺浮雲閣何常之有萬壽寺今已改為市場矣滄海桑田可慨也夫

十二月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曹友聞戰却之遂引兵扼仙人關

丙三年 蒙古太 春三月階州岷州宕州十八蕃族降蒙古

秋九月蜀將曹友聞與金人戰於雞冠隘死之 時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謀聞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

萬大至友聞語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可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奮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險要吾甬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寅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騎所短况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呐不以為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議謂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其弟萬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敵北兵果至萬出迎戰敵將八都魯擁衆萬餘達海帥千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將率友聞遺鋒軍統制楊大全游弈軍統制馮大用引本部出東菜園擊敵後隊敵勇軍為音夏用刃西和州神勁軍總管趙興率所部出水壩擊敵中隊知天

水軍安邊軍總管呂嗣德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擊敵前隊友聞親率精兵二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總領劉虎率敢死士五百衝前軍前軍不動大軍伏三百騎道旁虎梁啣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泥濘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棉絮代鐵甲經雨瀟瀟不利步鬪黎明大兵益增酒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北兵遂其入蜀秦鞏人汪世顯素服友聞威望嘗以名馬遺友聞還師過戰地歎曰蜀將軍真勇兒漢也盛禮祭之事聞特贈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賜卹禮忠諫節

二子承務郎增迪功郎

案宋史本傳謝枋得程漢翁詩序云余從先朝名將相泛論邊事自端平甲午至景定甲子儒以時文名而枋得程漢翁不畏鋒鏑能屹武夫心服為國家延數十年之命者僅得曹毅節公等五人隱居通議之所謂曹毅節則友聞也與彭文子余義夫皆偉然英傑之士有大功於西陲者宋詩紀事載友聞詩云將軍精悍姿齒碎金石在昔童稚中但聞飽經術縱橫勇柔翰丹旆開金碧司塞明詔敵邑屈詞伯芹香春水生冠玉侍重席脫略章句陋搜抉窮理帝未及文化成其如玉士第丈夫報主願豈必當清秩愴然請去位滿面秋翠烈糾合熊羆羣於旆揚廣陌正當磨厲周一鼓拔勅敵屯兵沔水源千里斧戡藏浩蕩排煙旻西寇安岷嶺奈何國無人燭儒秉旄鉞賞予人私門金湯授盜賊公時奮臂爭反遭獻玉別三軍視馬首勦哭下天墜身成坐劔顛憤怒鬚插戟中宵拔劍起肅肅振勁節吐氣風雲生軍旗陷敵心貫穿死生地踉蹌天地黑勢難衆寡懸形未雌雄決路

窮斷首尾衆盡乃手格豈知龍虎逝黯淡山川色百萬尙震驚嗚呼死諸葛長城但自壞
千古痛稠結肉食無遠謀野史有直筆酒酣歌節士島島霜月白如山字汝止磨漢人善
擊劍讀經史百氏之書端平甲午安撫曹友聞辟掌書記不效友聞戰死如山往收其骨
歲請其先人之側乃東下老於會稽直齋書錄解題云理宗端平三年丙申歲九月二十
日夜沔州都統兼關外四州安撫知沔州曹友聞戰死之後北兵入蜀五十四州俱陷破
友聞初以明經登內戊科二年授綿竹縣尉制置桂如淵擢爲天水教授與田遂陳瑀俱
招忠義官至員外郎自乞換武積官至眉州防禦使左驍衛大將軍朝廷贈龍圖閣直學
士大中大夫賜廟褒忠諡曰節所部皆精銳北人畏之目曰短曹徧身膽時人呼曰元戎
制勝世間有教授提兵天下無是役也北人主將統兵者四太子并達海也元劉麟瑞昭
忠逸詠云雁塔名香本一儒欲交幾度爲前驅元戎却敵世間有教授提兵天下無花石
峽巖忠勇奮水牛嶺度死殊英風壯節誰能匹千載人稱大丈夫勇戴兜鍪學六韜赤
心報國是英豪徧身膽在存全蜀蓋世名高憎短曹難堡出奇師旅沒龍門盡銳弟兄勞
當時制帥猶多計獨向深山遠遁逃按如山詩公時奮臂二語正有事實
惜無可考又是役元主將統兵者太子關端其大將則翠昌汪世顯也
案徽縣東南六十里亦有鶴冠山其陽曰鷄冠隘而宋曹友聞兄弟禦金
人之鶴冠隘則在漢中府沔縣西南六十里龍門山麓去大安驛十里
墓壽祺曰紀甘肅大事應以甘肅之地之事爲斷有關此邦之民生者錄之有關此邦之
建置者錄之有關此邦之文化武備者錄之有關此邦之忠臣孝子者亦錄之曹友聞戰
敗處雖在四川境而其入則置縣蓋也其防線則徽縣地
也故於其死也錄之亦著善行長之意閱者其諒之哉

冬十月蒙古破文州知州事劉銳通判趙汝彞死之

庫騰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彞乘城固守

晝夜搏戰諭月援兵不至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誥命焚之家

素無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跪受之左右感慟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彞被執

同死者數萬

蒙古兵攻會州金蘭洸河元帥郭蝦蟻力竭死之先是天興末綏德州元帥汪世顯

蟻威望乃遣使約蝦蟻蟻不從世顯竟送款於元復遣使諭蝦蟻以福禍不從甲午春

己巳西州無不歸順者獨蝦蟻守孤城內申歲冬十月大兵併力攻蝦蟻度不能支去州

中所有金銀銅鐵雜鏞為礮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聚曰無齋之兵

日與血戰而大兵不能卒拔及軍士死傷甚衆乃命積薪於州廡呼集家人及城中將校

妻女閉諸一室將自焚之蝦蟻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徇火既熾率將士環立火前持劍

以待既而城破奮力死戰格殺數十人矢盡遂赴火自焚而城中無一人肯降者死時年四十五歲隴人為之立祠祀焉

幕壽祺曰當金室淪亡之際所管甘肅區域其守帥憑堅城握強兵望風送款屈膝北庭者相望也郭蝦蟻守會州身可齋可粉而志不可以威武屈卒之與城俱亡其大節炳耀軒轟於宇宙凜凜乎立萬世綱常之大義回視汪世顯等曾犬豕之不如則其忠義為隴頭光豈常人之所能及哉

附記蒙古將安篤爾保郭蝦蟥幼子事初金之既亡也甘肅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耶律楚材言往年吾民逃罪或萃於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蒙古主詔皇子闡端招諭諸州皆降惟會州都總管郭蝦蟥猶為金死守蒙古兵不能猝拔冬十月食盡城陷蒙兵城委以入蝦蟥所部士卒戰久有弓絕矢盡者挺身入火中無一人生降蝦蟥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矢無不中者矢盡自焚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訖復投火死安篤爾聞之命保其孤慕壽祺曰大豪傑無他惟能得人心而已郭蝦蟥以死報國乃軍官應盡之天職而將校妻女同歸一炬忠義之在人心何其不謀而合也其最難者女奴之從容不迫耳觀其出孤兒於火以存主後仁也言畢赴火與主共難不假存孤以苟免忠也其烈不尤愈於田橫之五百士哉安篤爾為蒙古不避嫌疑存人之孤以延郭氏宗祀義也世之報額求活者何女奴之不若也耶後之絕人子嗣者何蒙古之不若也耶

丁酉 嘉熙元年春正月蒙古將安篤爾遣兵戍階州 先是端平三年冬十月丙午蒙古闡端兵破宕昌殘階州攻文州知

州劉銳通判趙汝彞乘城孤守晝夜搏戰安篤爾率炮手為先鋒攻之及階文等州既下人心不服至是安篤爾言於宗王曰隴西州縣方平人心猶貳漢中當隴蜀之衝宜得良將鎮之宗王曰安反側制盜賊此上策也然無以易汝遂分蒙古千戶五人隸之以往安篤爾遣將南成河州之石門西成階州之兩水謹斥堠嚴巡邏守禦遂固

癸卯 淳祐三年 是時蒙古鼎 瑪錦后稱制 春三月蒙古主以汪世顯為秦鞏等二十餘州總帥 蒙古

此篇所記皆屬
切治通關啓
風情理名官住
佳而在

元初兵盡結釋
在在露人其視
學界中人過之
奴隸然不耳至
時之痛若耳至
淮蜀關十人皆
沒為奴鞭笞之
東練之與濟之
處分罪人給墨
龍江兵十永遠
為奴有何異乎
新文補地真此
水地智類以近
使步險奴幸
林尤從保全善
翻功德無量矣

入蜀世顯之功居多至是皇子嗣端承制拜世顯便宜總帥統
秦蒙等二十餘軍州事尋卒子德臣代為總帥將兵從入蜀

辛亥十一年 是年蒙古定宗殂 多十一月蒙古主召西夏人高智耀入見 智耀言儒者
所學堯舜禹

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
以教育之蒙古主問儒家何如巫醫智耀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蒙古主

曰善前次未有以是告朕者詔
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

案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國嗣良憲為右丞相智耀登本國進士第夏亡隱賀蘭山元太
宗訪河西故家子孫賢者召見將用之遽辭歸皇子嗣端鎮西涼儒者皆隸役智耀謁藩

邸請除之欲奏官之不就憲宗即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
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詔復儒士

徭役無有所與世顯即位召見又力言儒術有補治道時准蜀士佯者皆沒為奴智耀請
除之帝從其言即拜翰林學士命循行郡縣區別之智耀又言宜徵前代置御史臺以糾

肅官常從之擢西夏中興等路提刑協察
使卒贈司徒村國追封甯國公諡文忠

又次元定宗崩其時拔都東迎定宗已至阿勒塔克山 阿爾泰山西支巴勒聞
喀什淖爾西北之山

信乃召諸王大將來會自駐阿勒塔克以待諸王謂會議宜在東方不宜在

西土多不至比及會期大半北赤拖雷後王無太宗後定宗后亦僅遣使與

藏野里知吉帶自西域來會創議遵太宗命立失烈門時忽必烈即元世祖在坐

作而言曰太宗既欲立夫烈門而汝輩輔立定宗豈太宗命耶阿兒塔隆爲

太祖愛女卽有罪當集宗親會訊而後定讞乃不問供狀卽殺之又豈太祖

太宗舊典耶今日之事獨以太宗命爲辭何也言者語塞是時定宗長子忽

察亦冀得父位而太宗後人多不愜衆望太祖臨崩分其部兵於子弟拖雷

以幼子所得獨多諸將帥大率皆舊部拖雷薨後蒙哥諸弟尙幼事皆決於

唆魯禾帖尼有才智能馭衆亦與拔都相親厚故衆望屬於蒙哥別有人建

議拔都最長當立拔都不可衆曰王旣不自立惟王審擇一人早決大計拔

都乃曰今吾國家幅隕甚廣非聰明睿知能效法於太祖者不可爲主我意

死太用一人不
分珍誠一切色
日人成與學世
暴凡呵刺仙西
及波斯續大利
昆吾兒刺麻來
仕者願多

在蒙哥軍應曰然蒙哥再三讓其弟末哥曰衆謂惟拔都言是聽兄無異辭

今奈何不從拔都言拔都曰末哥言是也議遂定是爲憲宗

案史定宗名貴由元太宗窩闊台之子時蒙古稱瑪錦后稱制四年乃立之在位三年昔
太宗即位和林善承先志始約宋以黃金既滅金而侵宋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定宗受制

母后李國月後
故未能成功耳

慕壽祺曰元文宗嘗言儒者足尙以能維三綱五常之道也順帝亦令太子習漢人文字
可謂尊儒重道矣而當開國之初有人請盡殺漢人其視儒士與曠養無異又何怪其然
哉漢族已被蒙古征服在鐵蹄蹂躪之下敢怒而不敢言
高智耀一再陳請不惟避免差徭而聖道亦維持於不斂

甘寧青史略卷十二終

